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七

序

贈汪少臺叅軍遷劍州州端序

汪君少臺新安佳士也萬曆己卯參留都江淮軍事甲申移判劍州行有日楊君率其寮餞之江滸余嘗論少臺之爲人知其賢也江淮故典官艘其新故之簡修往來之撥遣繁且劇矣君督率而鉤稽之無不悉當以故駕部諸公獎勸之者踵至汪君名動金陵亦其才具足以召之也江淮寮友事



率倚辦於君於其別也惋惜之情見於言面亦君之誠足以動之也君行矣其無以蜀道爲難也哉新安黃巖白嶽之勝聞於四方君產於其鄉而其筮仕也適爲留都伏軾所至謁園陵望宮闕山川之雄富人物之盛麗張衡左思所窮年不能賦者君得以迴瞻而指顧之矣而今之遷也又在劔門劔門西屬岷峨東接巴蜀古稱兩川之咽喉其勝則普安之梁山是姜維鍾會之所奮戟而爭也葛山孔明之遺壘土人之所名而思之以志不忘也

馬閭九龍七盤普翠則又幽深阻絕仙人釋子之所託而栖也而君以宦轍過之時而周游時而歷覽詎非幸歟夫以留都視新安則大矣以劔門視留都則奇矣歐陽子所謂放心於物外與娛意於繁華古今所不能兼者而君竝得之此固人生之極樂宦游之勝蹟也蓋登高山則思峻絕之英臨清流則貴潔廉之行張天錫謂之觸類引伸行而得政者君能無意於斯乎爲我弔古人之名勝而攷其施設余知劔之無難爲矣

送温守衛淇竹公入覲序

古之善道術者曰道之精以治身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其言辨矣乃儒者猶然非之不知土苴以治人乃其治之精者也古聖人之治非吾有以爲之而能不爲也非吾無以爲之而能有爲也吾無以爲之而民亦無庸於吾爲之也故伯樂之治馬燒剔刻錐羈鬲而阜棧之則馬斃十三馳驟整齊檟飾而鞭箠之則馬斃十五而襄城童子之論養馬也曰去其害馬者而已以彼劬與除設采色繁

科指舉吾民而羈鬲檟飾之豈不治理爲兢兢而孰知皆害馬也衛淇竹公余舊從游留都其於事也迫而後應而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悛悛有道君子也去而守東甌三年矣余以汗漫之遊過其治采聽風謠庶幾聞公所以爲理者而其民不能言也知安之而已一日過公郡齋公與談芝桂而訪薜蘿余庶幾得公所以爲理者而公不自言也知與民安之而已噫此非深於道者能之乎公於趙閣學孟靜爲同鄉其講聞於性命者精而淳白

備神生定矣故所爲省靜要以不拂乎民而止凡一切與除科指世所欲迫得之以爲功者公悉謝不爲而人亦莫深知公也迨夫劬興除繁科指者徒爲民病而公恬愉寧一之理卒最他郡於是始不能不知公而斯時也公亦抱其成績入告於天子公之寮劉君輩屬爲言贈之夫余所探討者薜蘿芝桂之譚而何足以知公哉昔李文靖當柄建明利害者一切罷之欲持此爲報國之實而和仲方之有疾不治常得中醫余意非中醫所能辦

也蓋扁鵲兄弟皆爲醫魏文侯問之扁鵲曰伯兄於疾視神嘗未形而已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已疾其於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也者剗血脉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然則民非能治之而能不治之乃爲幸也汲長孺領淮陽盜鑄盛行誅殺莫能禁長孺不刑一人不壞一鑪臥閭而淮陽政清是時漢方以黃金璽書風厲郡國治最輒徵拜公卿而長孺又傳黃老之術也故收效若此公行矣天子且獎異循良修漢古之事金璽

書於今而公卿於異日者必公也

賀少司馬中丞徐公平臆夷叙

代耿師作

蓋孔氏之譚學詳矣而獨怪其不爲兵家者言及
刪詩至采芑六月旆旒鼓鉦騏車武服委曲備具
若於中興名將南仲吉甫有歆豔然者此何以故
也春秋七十二國日尋干戈或至安忍而怙殺故
談俎豆之業以弭兵周宣王十數傳之後人不知
兵或至玩寇而養亂故錄撻伐之詩以振武然則
聖人未嘗不言兵蓋其意各有主謂哉今 天子

文武聖神中興之烈已方駕周宣不啻過之矣乃
蠶叢以西雜羌戎而治蟻伏蝟集爲內地憂故北
訏則憂松潘南訏則憂建昌又西南訏則憂馬湖
所謂臆乃者則時出而憂馬湖者也而大酋撒假
爲之魁其所穴凉山者崇巖密箐繚繞回錯獐噬
狙擊席裯干戈而黃郎暖反諸羌從而羽翼之其
爲西陲門戶患非一日矣邇且大肆兇頑劫鹵居
民戕殺將領榮賴峨眉諸境道梗不通少司馬宣
城徐公旣奉詔討賊松潘建越之間以次削平威

靈大振而假恃其天險罔有峻格公奮曰所不翦
滅此餘孽遺君父憂非計也於是因大征之餘察
文武將吏已試者稍稍易置之具餼糧懸賞罰諸
毛髮事悉爲經畫乃會大將軍李應祥發虎符屬
國集其師大誓之然後三路進兵一從建越都司
宰調元邊之垣統萬兵周副使光鎬監之一從中
鎮叅將周于德統土漢兵武副使尚耕監之一從
馬湖蒙賴叅將朱文達郭成都司萬鏊各率土漢
兵李副使士達監之而大將軍居其中權發蹤指

示其紀功主餉則張孫繩周嘉猷兩叅政與馬公
視師嘉州已進駐戎州節鉞所向士心爭奮中鎮
周于德先率衆入斬其前鋒阿則而諸軍亦分道
并進茜雞坪西河大鷹崖殺馬溪大小數十戰賊
多棄輜重走而臙巢險遠饋糧不繼猶以深入爲
難公復進駐叙州以督之諸兵敢死深入無不一
當百賊奔潰遂探穴俘之林櫛壑薙靡有遺者獲
其首撒假及其母弟妻子斬名酋白祿等數十百
人獲首虜二千有奇菽麥弓甲馬牛羊無筭諸降

凡賞齊 卷之十七
羌泣且拜曰山箐萬重漢兵絕未有至者乃今天
威也咸歎血定誓瘞鐵牌爲界而嘉隆以來侵地
始盡還其舊云斯時也諸羌戴香以迎爰崩厥角
蜀人旄倪相扶縱觀道周歡喜歌呼激越林莽而
木瓜諸羌皆爲屬夷歲貢良馬比於諸部何其盛
也夫天下未嘗無事而常待夫濟事之才益之諸
羌公先後平之數世不誅之寇靖於一旦藉令公
非親馭戎路坐而自佚則不可得將吏之死力徒
銳意一出而惰於堅瑕先後戒令二三賞罰龐雜

則將吏雖致死而難與成功成功矣以一方勲名
自喜而餘寇爲梗置之不聞亦無以收破竹之功
成一勞永逸之策故人見公大造於蜀而不知其
才有以待事之變也往余督學留都以校士如宛
陵見其士習烝烝敦崇學術乃公不獨富文武才
而被服于孔氏也尤深然則今日之功庶幾乎襄
穉狁平荆蠻之偉而與南仲吉甫爭烈也所從來
矣家第定力守成都以疆事從公余聞三捷方喜
而不寐而藩臬大夫暨二三闡帥不遠數千里徵

所賞錄 卷之十一
余言爲賀因漫爲之說一見公之勲名功伐垂之
彝鼎者繇才以成之一見學以養其才者又自有
本也

贈葉石渠司城遷魯府審理去金陵序

葉君石渠曩以文學高等奉恩詔選入辟雍久之
任爲南司城司城居輦轂下浩穰多權貴又諸司
皆得挾其體貌以臨之其所奉行文書日四出其
所讞訊多主以諸司之意而令司城者肩荷之便
於下或不能徇乎上悅於官或不能服於民藉令

才者處之未有能善者也石渠之處此幾年矣其
所從諸司之文移及所自擘畫者多矣中或仍之
葺之或改弦促柱而張之又從而劑之劑之無不
朝上書而夕報可於是數年以來蠹者剝幽者爬
囂者屏舞文者鬼薪翫法者按配都人士數百萬
戶之衆無不願解而心服則公之才足多也予杜
門久不數數通長吏然余家去司城解不四三里
公之所施行狀里之賓客亭徼所日夕過而口者
無間也予未嘗不大服公才居頃之孝廉湯惟揚

黃野王手邸報過予曰石渠公遷魯藩審理旦夕行矣子可無言以爲贈予崛然起曰嗟乎是豈所以處君者乎哉君固漢之茂才異等也卽世之遷除拘身格而三途並授已稍稍見之行事君之材譬則干將莫邪上之可以干虹霓薄日月而下之可以剗犀兕截鴻鴈今特發劍於庖人一雞之割耳而乃使之不得大展於京國若州郡間而以藩理行也國初王官遷除未嘗不與朝廷相出入如楊文貞以審理叅大政可見已其後以所司終其

身沿爲故事項趙光祿以長史序遷百數十年之拘攣從此漸破或未可知安知君之不更出爲朝廷用耶且也諸藩之難爲不在司城下聽之則爲竄咎而直之則不獲自遂安知當事者不以才君而更以盤根錯節試之耶漢賈生董仲舒予之所謂茂才異等也而以江都長沙終君卽不得更爲他官而得與二人者埒亦復奚憾予顧哢哢於中外升沉之語余則鄙矣君倘能不以此爲介介乎予固將以弔賈生者而更以爲慶於是乎書而投

斤賞齋 卷之十七 九
之君之左驂

贈蔣翰吉道力歸龍溪省覲詩序

蔣君道力者棲神豹霧業久就於三冬矯翰龍雲
功遂收於一鼓頃承恩於魏闕俾繫籍於詞垣旁
抽魯壁之古文盡閱蘭臺之秘記乃長安之日則
近而親舍之雲已遙慨焉陳情因之返旆豈徒榮
錦還而負弩寔將斬采娛而奉檄君之行也能無
樂乎顧二三兄弟俛仰一時江山萬里分襟此日
聽別鶴之琴鳴促膝何年覩雙龍之劍合蘭缸桂

醕暫淹留於目前碧水丹山終悵望於天末不題
短什曷汰衷襟請各振夫詞鋒聊先驅於筆陳云
爾

贈豸谷朱翁之任河間序

君子之用世也行不得過物而賈其長思不得越
職而獻其功若此者其分定也分定而心有不安
非獨難幾於命表而必且有歉於分內其心將戰
鬪紛紜而卒靡所定蓋國家之設官黜矣畀任則
置參佐陳師則立監貳宣命則設介副至郡國幕

所賞齋 卷之十七
寮人尤以爲卑散而不得騁者世或傲然辭之以爲彼有所不屑於此也又或偃然當之以爲彼無所不稱於此也噫彼其心之不自安而又奚以能其官哉豸谷翁少爲諸生奕奕負俊聲竟與有司尺幅相左今年暨長公偕之來京師偕之舉於南宮成進士翁驩然樂也是時談者意翁久蜚聲覺序必於幕職有不屑又偕之方致身青雲翁封秩可待若不必汲汲一官者而翁竟謁銓得河間知事以去翁之言曰人生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爲

焦僥諍人則不得不小爲冥靈大椿則長爲芝菌則短爲鷓鴣於終北之北則高爲麼蟲於江浦之間則下彼亦各自足耳噫是不亦安於義命之君子哉余嘗讀北門北山之什貴爲大夫而其窶且貧乃室人交謫而不知所濟從事之敏至於劬勞鞅掌靡事不爲其賢何如也而兩人者咨嗟怨憤委咎於天若人者不一而足雖其經營甚勤居處甚約而未見其心之安也翁得偕之色養旣無虞室人之徧謫而襍囊就道無幾微不滿之意其政

事之勤勞盡瘁而靡怠與悔抑又可知已異日者將拔滯振幽揚翹紓英以受上之知遇豈終爲流品之所局哉余暨畢君輩十七人與偕之同門友善翁之行誼不可無贈乃不揆而論之如此

贈印石畢年兄司理新安序

世之譚者患天下之難理而郡若縣往往忽而不加之意夫天下雖大郡若縣之積也治天下雖難治郡若縣之積也乃郡理者每憂于縣之敝縣良者或苦於郡之否蓋兩相求而不相得者何哉以

彼尊卑遼絕劑尚異方而所以善通之者乏其人焉耳以予觀于今位上下之間而用常妙于清虛無事之地者惟郡司理爲然何者郡之求縣也易陵而縣之事郡也難犯司理者居其中縣之不理吾以意導之而已不徒在法也郡之未孚吾以誠動之而已不徒在文也故下不苦其陵上不苦其犯而郡若縣舉歸於治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協其效畜世用而急民憂之君子使擇官而仕宜莫善於此矣新安山水峭厲清澈民雜甌駱性剛而

喜鬪世稱未易治也而爲理適得印石畢君君循
循雅飭人也與人交悛悛不能道詞而毅然有不
可狎之色矜明察騁才諳以自炫耀君薄不爲而
整暇密緻未嘗有不得之伏漏失之事蓋修潔而
非迂慈祥而不弛其端重明哲一發之情實然也
繇斯昭明曲直而疏雪寃滯振業矜寡而擊斷豪
舉將百里之情僞赴於一堂萬民之計慮協於一
心卽尊卑殊勢劑尚乖方皆可混融聯貫通之而
爲一蓋力足以遂下之望而不必爲亢守足以矯

上之欲而不至爲徇非君其孰任此故新安乃足
以見君不足以苦君明矣語云見餅水之冰而知
天下之寒魚鼈之藏嘗一嚮之旨而知一鑊之味
一鼎之調言材無大小一也君行矣今居郡若縣
間也特爲君兆耳自是又下之則匹夫匹婦之微
又上之則雷霆萬鈞之重總之無傷於匹夫匹婦
之心而後能無畏於雷霆萬鈞之勢古之循良名
諫議類能辨之吾以觀畢君矣

贈張任宇年兄之開州序

古之君子有朝釋耒鋤暮登鼎鉉者非獨已能安之而亦天下之人能信之何者其養素也近世之仕者不然不得不以歲月踐更之久磨礪之豈惟藉是以塞觀望者之情而已之馴擾其筋力練習其聰明者亦于是在乃挾材者忽於叢委有不屑之心居佚者憚於繁苛有不安之志亦已過矣以彼其人卽異日者宅尊臨下人且傲之以所不知而乘之以其未試其何以應之且其以雄飛爲美雌伏爲詘也則趨走簿牒得喪稱譏又皆足以搖

其易誘之心而攻其未定之見爲害可勝言哉張君任宇以歲己丑登第與余爲同籍君年甚少才甚美僉謂清華禁近之選無能舍君者而得知開州以去或爲君難之乃君意未嘗不自得也夫雖有殊才大器而使以未諳之人理不習之政亦未可以遽得志開爲畿輔近地生齒繁而幅幘廣吏之縮帶而處在所裁督而臨長者以數十計戶之依土而食在所拊循而生殖者以萬億計其稟令受事咸於一人蓋俄頃之內應接旁午極其勞有

細人之所不勝致其精有小史之所難察而以君之才與器當之吾知其進未有量也然則君懷印州軍投煩畀冗乃其所以爲大受之地而不屑不安之意又安從生哉昔漢宣帝之於望之方其談經獻議之日已識爲東海蕭生以其明經持重論議有餘寔爲嚮用然且再試於三輔明主之用人旣微之又章之于以嘗於事而考功也如此君往矣異時柄用於朝若取信於天下惡難非茲行力歟余以開州之政卜君矣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增秩序

昔周成王推擇君陳委以東都也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吉甫以文武憲萬邦厥功偉矣而詩人歌之曰張仲孝友夫古之大臣殫材竭能所爲顯勲業震華裔而銘鼎彝豈非以其才力智畫出於尋常萬萬哉而詩書獨本父子兄弟之際詳哉其言之也何居蓋杞梓之上干霄漢蔽牛馬黃河之流灌輸天下而卒歸於沃焦之墟然藝木者不護其末而護其根導河者不以惜汪洋之浸而

亟拱把之穴者有所重也古道日微乃相與棄本實談事功而詩書之旨蔑如已晉川劉公以漕河奏績上深嘉之晉位大司空并廕其子一人公辭讓至再不得命退而以其弟之子衝應當是時主上之恩禮於公與公之宣力於國見謂爲臣主相遭千載一時而不知公之所以不可及者政在此也何者人心於功有必赴而情常不能無溺有所赴則冠冕簪笏之所不得而勝有所溺則中材好修之所不得而矯公嚮貳銓曹奉太公

邸舍余親見公垂紳正色出諷議於君鞬袒甘毳入色養於親偃僂色笑若惟恐不得當者頃奉延世之賞有長公若長公之子在也公獨念曰吾兄弟兩人耳身幸列於朝而弟乃早逝吾不欲以子故而令弟之子以編列終也噫公之懿德茂行卽不可縷數而孝弟之大凡可覩矣故修其道於家則和而祥以聲施於朝則顯而洽質諸三代之大臣所以寧輯諸夏而翼戴天子者孰非此道哉自國朝以來漕若河無兩居重者蓋大吏分董

之時有弗舉。今天子始推兩重於公而愈益稱治往大臣於漕稱李公蕙於河稱杜公謙公取轉漕之吏卒而卵翼之去其蝨賊信其約束而漕綱四百萬者如行堂奧然有李之拊循躬履水濱博采羣議蕭徐邳諸處舉大役者三而所省金錢以數十萬計蓋橐橐畚鍤間靡匪公之履綦也有杜之勞勩而公之洞達簡易又自有過人者故事集而人安之功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自李杜以來三人而已嘗攷國史李公於母必躬爲扶持至老不

倦待二弟尤有恩杜公父年九十就養於官以浙爲善地迎兄與姊事之而侍親疾也其事尤奇曩公之太公高年就養與杜公同弟早逝卽不得迎之宦邸而以子之官官其子又兩公所未嘗有者夫卽公之修於家而其厝施於時可知也卽公之卓越於時而其進而躋於古君陳吉甫之流又可知也主上明聖無遜成宣異日者公繇司空宅百揆亡論中外飫江南陳陳之積中興之烈卽詩書所稱何以過哉公拜恩之日水部周君訓計部

吳君士瑞呂君昌期比部戴君王言往賀之而徵
言於余竊謂公之才畫勳望炳炳在人士大夫能
侈言之矣而余獨推公之功業其盛在此而不在
彼冀論大臣之道者知所本云

贈吳禮部序

道一也達者契之衆人宗之在中國者曰孔孟老
莊其至自西域者曰釋氏繇此推之八荒之表萬
古之上莫不有先達者爲之師非止此數人而已
昧者見跡而不見道往往瓜分之而又株守之我

聖祖獨稟全智大闡儒風而玄宗釋部並隸禮
官若無少軒輊焉者嘗疑而深求之取其書而研
味之始也讀首楞嚴而意儒遜於佛旣讀阿含而
意佛等於儒最後讀華嚴而悟乃知無佛無儒無
小無大能小能大能佛能儒而 聖祖之爲意淵
哉廣矣潤州在海門二山並峙爲釋了元與蘇子
瞻談道之地妙高臺其遺址也了元見華嚴善財
參海門事疑卽此處禱於佛以求證是夕海門現
瑞甚奇載於碑記亭州吳君來爲李官偶遊焉恍

忽若有宿契者修之繕之還其舊觀會海虞瞿君至謀以是經梵本易爲方冊而苦於難成君聞之喜躍出力相之自此圓極一乘之書霈然流通霍然憬悟不自君爲嚆矢哉近世微獨儒學不傳卽談釋者亦復吐棄華滋耽玩寂寞其於六通四關千變萬化之用疇知之者君現宰官之身弘圓頓之教導亡機之智行不捨之檀眠緇素殊形智凡同性如彼千燈共於一室又惡得而畛域之君被簡命爲禮官行矣異日囊括九流斡旋三學以襄

主上華胥之理有無讓子瞻者君之職業君之能事也瞿君銜德也深微鄙言爲贈輒述華嚴大旨以導其行若他治行可稱數者非瞿之所以請也不具論

贈愚菴上人說戒慈慧寺序

釋之有律猶儒之有禮也佛以六度示人禪那特其一耳而不知者至欲以一而廢五則其所爲一者可知已何者仁義以禮而立無禮則仁義壞定慧以律而持無律則定慧喪是故戒生定定生慧

慧生八萬四千法門人之所知也而慧復能生戒
生定迭相爲用展轉不窮人所未知也善乎子瞻
謂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而以人之醉而狂
醒而止者卜之真知言哉頃余游都門聞愚菴上
人之風而慕之一日晤於慈慧寺方聚其徒說四
分戒余聽之悚然而嘆夫世道之交喪久矣在凡
庸旣不知道爲何物其稍有聞者一知半解曾未
涉其崕略輒欲舉古聖人之禮與律而蔑棄之曰
法固無礙也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

而不知其不可假也余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
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着心也爲惡不懼有着
心乎是故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
留惑潤生不能捨律乃邪說喧豗之中獨能以此
爲提唱余是以知愚菴之不可及也或曰子言以
救時則可而冀以究竟大事則不可余曰儒者莫
高於孔顏其論克己復禮也與佛法何異夫巴克
矣而視聽言動無之而非禮心空矣而三千威儀
八萬細行靡不具足然則析禮於道離戒求慧卽

堯禹瞿曇有所不能也而謂其非究竟法耶是時也諸聞法於公者聞余言而慄然欲書以爲贈顧余非知道者也惟公始終以尸羅爲教如烈炬之破昏群流之赴海夫孰能禦之異日勿謂姑舍是吾尚有大乘法在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七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八

序

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

古聖人之道歷千百祀豈有變哉而莫盛於孔子其家法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皆挾聖人之才以康民濟世而要爲有制於時乃孔子以時不可爲而所爲寄其濟世之志者可以自必故廣土衆民所樂不存必欲得天下之英才也者而造之彼其作室爲壇相聚而講猶以爲未足而汲汲然

去其未暖之席環車轅於天下皆此心也乃周游
既久始知四方所推擇無踰於及門之英而斯文
之託終屬之吾黨矣故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聖人者豈不思立
天下之中定四海以滿其一體之心哉蓋四海雖
大其爲英才者三數人止耳而此三數人者固四
海之人之耳目也吾得其耳目卽闊趨而矩步臂
運而指從何施不可以彼不憚道路之徇木鐸天
下而起人心於長夜誠以此爲易天下之具也史

遷智不及此謂其歷聘駕說第以求售至好七十
君不遇退而修經以見志夫不知以擇士而謂以
干時不知其傳以人也而以經則亦講之不精之
過矣自漢以來聖人之家法鬱而不彰者且千餘
載非我師天臺先生疇能明之先生之言曰吾非
樂於仕以求友於四方也又曰此學非特起丈夫
撐拄宇宙者未易當之吾得一二人足矣而奚多
言爲蓋先生之爲此言也適在留都而士之臚傳
而風應桴捷而響隨者亦莫逾留都其間溫夷沖

粹抱中行之質以副先生之求者蓋有之矣而走
之狂簡亦不爲先生之所棄今去之二十年矣其
溫夷沖粹者率相扳以躡乎中庸之庭而走狂簡
自如也不殆於終負先生也哉歲癸未先生年且
六十里中二三子謀共祝之而以走之少且賤也
屬代之言嗟乎二三子唯服膺先生之教而無終
負如走也是所以壽先生已矣

又

夫世之以道鳴者不乏矣而不必其身有之乃若
有之於身矣而其出處大節炳然而不惑者則千
百中一人而已可不謂難哉初先生以行人改御
史適分宜與吳宰相構爲姦利薦紳附之如市先
生疏論之時主眷方篤得先生言怒甚斥吳爲
編氓分宜雖未去而天下曉然知上意旨得終
就詔獄則先生發之也先生督學時諸可補益者
數正言不諱其施於時者什六七矣新鄭始用事
勢張甚先生疏其剛愎不可用得遠貶去迨江陵
柄國與先生雅知厚亟欲引之先生知其以天下

爲任庶幾共致太平頃之意中變矜率之情往往見言面先生知正言不可入卽謀引去因閉不與往來蓋爲僉都御史甫數月而以內艱歸矣服闋朝議起先生時宰意難之而迫於輿論以原官出填八閩實遠之也先生以父老累疏終養而朝旨特趣之官先生以金革之事誼難固辭黽勉就道蓋餘二年而復以艱歸自此小人賡續任政時事日入於敝而天下益知先生之高矣蓋當分宜時排於羣議之旣同也易而爭於主知之方固也難

江陵時發其姦於旣暴也易而察其幾於未形也難且分宜黷貨自點稍知自好者能辨而遠之江陵之始也銳情治理跡類荆舒有志者孰不思麗之以垂功名況其深相信者邪方荆舒秉政文歐韓馬諸人皆傾意嚮之獨呂公晦斥其信姦喜佞彈文一出朝士至動色相訝蓋人之難知如此故當時之賢人多矣枉已者竟失其身而直道者或蒙其僂然則處勢而自全非深於道者不能某以是嘆先生之大也夫志全者無虧成幾炳者無殆

辱夫既以道自命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得乎故孔子惡鄙夫之患失而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先生孔子所謂大臣者非歟今年先生年六十二三子之仕留都者咸過不佞某曰願有述某觀桓榮崎嶇草澤中以其徒何湯一言爲天子師梁丘賀非京房之門人則不得位大中大夫至少府彼其相爲引重名成而教立如此先生之學既已無論君明春卿而其徒乃無能爲仲弓之事者則二三子之罪也故敢述先生之大節以俟聞言而奮者焉若先生方坐進於道則固可以後天地而不老閱三光之幾凋而桑滄之變於前也區區之歲年惡足道哉二三子曰然遂書之以質於先生

許蒲塘七十序

夫學聖人之道者豈不以其志哉而志之得與不得則繫乎其遇自世教日衰人皆以名寵芬華爲志其幸而得之也忻忻然不幸而失之也戚戚然蓋彼旣無意於道而父兄師友日夜希冀於其外

迨其一旦獲之遂冒然以爲得志豈不謬哉斯時也非其父兄弟子弟之賢超然脫去習俗之陋而望其能有明也難矣余自嘉靖乙丑率鄉人談孔孟之學許生吳儒以其尊人蒲塘翁之命來遊于時四方之士魚鱗雜沓爭馳騫以爲名高其才華意氣雄眎一時者殆不爲少生悛悛鄙樸人耳其後日久事移才華且見其彫毀而意氣若爲之刊落甚者不復憶曩之所講爲何事生顧見地日高行誼日篤其矜然不緇之學可望而知之故一時賢

士大夫莫不因余以知生而又莫不因生以信余嘻此豈生一人力哉蒲塘翁少游鄒東郭先生之門其志早定故名寵芬華不膠於其心其於生之學也不唯無以奪之而寔有以導之譬之鼓宮而宮應叩角而角隨乃其理也翁賦性簡朴中年卽棄去科舉不理其所居者深林長谷之間其與談者農夫田畯之事蓋方安其子之心一道同又惡知夫紆朱懷金爲得志而欲其慕從之哉然則生雖賢而得翁開之其成此非難也今孟夏十一日

翁七十誕辰高生期輩若干人將往祝之爾問頌於余余唯茅峯天印間爲金陵地肺土良水清異時葛洪許邁陶隱居楊義和往往從此仙去而今得翁父子是地靈嘗旁洩於方外而今復鍾之儒家者流爲可喜也審如是則翁之壽方與斯道久長世之所云壽者何足爲祝乎是爲序

元輔申公七十壽序

大元輔申公致相事之十年 天子舉冊立大典以壘書存公於家又二年公壽七十門下士某某

謀奉觴於堂效一言之頌乃不謂某謏劣而令其屬詞某辱公知甚深故不敢委而竊有感於古君與之說云書有之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蓋古之平天下者必自平其心始以彼銳名者急於自標異乃始務爲殊尤絕跡若見以謂非常可喜者然內嘗與其心之真違而外與天下之事幾違非不燁然有述於世要以當天心而殿國基斷未之有也惟夫宗工鉅人齊物我遺非譽寧紆體以持其衡而無私昂寧跳身以伸其衡而無私抑無昂無抑

國平乃得及乎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斯曩者平格之效已往公柄國者十有餘載推其至誠與世相悃悃款款無標奇獵異之心纖介於其中推轂賢者雜選而進乃天下不知公之有所薦曰彼自以其材見拔也博諮羣言擇可而用乃天下不知能擇之爲功而曰某與某寔議之也亦且引繩批根求多於公而鮮忌乃不知公之能容之而曰我固敢言也當其時公苦心密畫不激不隨靡以秋豪之端稍動於意氣故 上賢重公而倚信之方言

者爭爲訐以忤 上與齟齬公以自名公宛轉徐解不令大有摧折他兩輔十三郡國以機事請者爲之條減否臚利便的的中窾有言之而輒效者有旣效而人不知者卽 國本未建且尤公不以力爭迨大典甫定 璽書煌煌若以報成事於公者而人始曉然知議出於公無疑已嗟乎公爲心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必見其操其所擘畫務於當國家之實而不必有其名大臣斷斷無技乃能用天下之技以爲技茲所稱平格之道而公所操

以保乂我邦家者歟頃公耆年而貌愉神王不減少壯時蓋天下顯德公以平而陰額公以壽公厚以平壽國而還用其平以自壽固其理也公巖居而公亦豈能遽忘世哉 主上深惟嶽降至意必精繹重倚盡展公保衡之力於縣官而壽耆之用乃究儻直以嗇氣葆真不接天下之用而有餘於已爲公願者不足道也於是二三子忻然聽其言頌申甫之章以前爲壽而屬小子操牘載之

元輔荆石王先生七十壽序

萬曆癸巳國本未定 上深居法宮諸事稍稍萌

芽矣顧獨虛首揆席特起荆石先生而柄之政先

生數謝不敏中外使者繹騷道路不絕先生不得

辭遂起視事適先生指使之年七月二十一日爲

降岳辰詞林故事推擇一人代屬言爲酌者先某

不佞班列最下寔執是役大抵謂先生當釜鬲之

時用晦而明深合古清淨寧一之旨其明年 上

俞先生請命 皇子出閣講學中外懽然先生遂

稱病謝事累十數疏 上不能奪爲增秩賜金以寵其行又五年 天子卒用先生議建 東朝備官屬推恩臣下特遣行人從田間問先生起居狀時長公辰玉繼入史局詔諭江南因請急視先生 匕箸今年先生壽七十南中公卿謀所以頌先生者而又從里中推擇不佞某執筆札某蓋觀往事而知先生定策之奇又感今事而嘆先生知幾之神也當國本未定時 天子意初無他特以其事重大不欲自臣下發而揣摩者以其意妄疑上以

爲意且不測主者稍不逐聲爲號惕狀則又以其意妄疑主者以爲意亦且不測激之則疑於上緩之則疑於下疑於上則欲豫而反遲疑於下則欲靜而反沸先生以其事爲兩濟之舟而以其身懸兩射之的爭之以羽翼之實而不爭之以名止其未必然之幾而不止之以口鄴侯所不能得之抵足之肅宗而子房乃得之以天下戲之高帝故曰奇也當時 上獨嚴重先生甚臺諫之言十有不得一二六曹之言十不得三四卽他輔臣十不得

五六者於先生歎虛已以聽故萌芽雖蠢蠢動矣
或脅息莫敢支吾或鼠伏莫肆猥偷壬人陽爲好
音之懷而氣類亦陰有藉以厚集其勢乃爭席者
操室中之戈修郅者挑穴中之鬪 天子且漸與
羣臣不相習而旁睨者復攪攘其間迨先生去國
尋至嚴者不憚重者見輕繫安危而全國體者始
莫知所屬矣當先生堅臥不出舉朝莫得其所以
卽某亦嘗置疑於其間而不知陰陽消長之幾先
生有獨觀其深者蓋 主上眡先生爲意指則政

本重而後來者眡 主上爲意指則意指之所從
出者重一則去有餘榮而國以榮一則斥有餘辱
而國以辱是子明所不能見之祥符者而文靖獨
見之于景德鄭公所不能見之入國之日者而希
文先見于議獄之時故曰神也譬之舟然忽相遭
于驚風駭浪之中衆且瞑眩失氣而舵者自若則
衆者客而舵者主也及衝擊曲折于縈洄宛轉之
波流倏而南北異嚮舟中不知而陸人知之則舟
者動而陸者靜也夫衆之瞑眩失氣者先生一處

之以無事而國本定至其所南北異嚮者衆人亦處之以爲無事而先生且奉身退矣故觀先生之往事而知先生功在今日觀今日之時事而知先生之功在當日今日之功當日隱而今日顯當日之用然則先生之隱者以千萬計而其顯者不過一二而已此其含而未吐茹而不窮豈筭數尋丈之可測哉固宜引而爲年象而爲賢若衢尊之置過者酌而不辭又若尾閭之墟百川注而不滿區

區松栢岡陵之祝不足爲先生道也或曰營平一武人耳先零之動且慨焉請行曰無如老臣今中外不謂無事矣天子將幡然修改元之政先生必杖而造朝如商文毅謝文正故事吾輩奚缺望於先生之歸顧某聞先生栖神玄漠方與造物者游名可得而聞身其可得而致耶然又安知先生不用之非用也聞者謂之言也有當於先生輒書以爲壽

大納言陵陽徐公八十壽序

自漢論才必首簡重樸茂之士推爲長者平陽之
清淨絳侯之厚重眡彼才敏辯給之人浚之輒流
擊之隨應者疑若無短長然乃至定危疑靖焚亂
才敏辯給者束手不敢動獨清淨重厚者不動聲
色而收之故能策名世流景鑠致足術也以余觀
於今陵陽徐公儻其人非歟公宛陵產也宛陵饒
豪雋尚儁藻表表一時公獨性宇澄涵精神斂固
顯而少華恬而不見跡居恒寡言笑而接人以恭
捐煩苛而應事以暇出守閩蜀爲循良第一繼長

滇臬晉右轄會岳鳳之亂公繇擁傳指授所從護
將士功什六七而不以自居已徙山東士民口次
公均徭編賦爲計久遠者難更僕數也公淵默如
玉韞珠含不輕以試而山輝川媚在所見珍上
特簡大僚以納言畀公詎非爲大受地哉而公且
上書自免歸矣當公在東省贖鍰盡輸之公而稍
出其羨以繕官廨言者求多於公第以此爲詬病
不知長者如公所至莫能名其功而乃欲指其隙
得乎余間論公於國爲寶臣其所躬蒞羔羊素絲

之風與典刑著蔡之望當與漢之名碩等而卒以
單詞罷豈非傳記所稱爵不滿其材位不副其志
抑漢之祭酒若兩龔之屬已邪嗟乎馳騫者每一
泄而無餘停涵者必苞孕而有遺味公歸兢兢抑
畏無改布素時人之德我報之恐後而以不遜至
者公不知也不啻容之而已譬若萬斛之舟載及
其半其行而爲禎祥凝而爲壽考也固宜墳春秋
八十冬孟某日爲覽揆之辰予壻後君尚禮稟公
之教亦以長厚聞將率二子有聲有年觴焉而謁
余爲詞夫公用未竟而又泯嘿不自明意豈斤斤
斲報者顧壽富康寧子孫代興庶幾華封人所稱
蓋不自竟而必有能竟之者其在造物哉其在造
物哉遂書以貽後君使爲壽

李如野先生壽序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蘭膏明燭二八遞代徘徊
於觴俎之間窮日夜而不能自休叫臬盱盧擲手
交臂離合於一枰之上擲百萬而不滿其一睨此
世俗之所共愉快也有鑒古玩物者過而笑之曰

此何其垢且濁也則以法書圖畫之爲清彈琴奕
棊之爲適矣而又有笑其側者彼且與名勝相招
邀與山水爲游衍故有丹青浩然刻畫賈島若將
求爲師資而不能而登高丘汎長川不可驟得至
託爲臥遊以賞之噫此亦達矣而知道者猶然非
之何也物之美惡無常而人之欣厭有主苟屑屑
焉必得之爲快名曰徇物夫以我徇物則物貴而
爲物所徇則我貴世之有待而樂者未有不喪已
以逐物者也乃如野先生則異是先生少以文學

高等累爲鉅公所稱引後以久次出爲維揚弟子
師先生蘊藉旣不盡施用而日交歡諸詞人以著
書談稅爲樂凡名士贈言緘之滿篋笥每授經之
暇且咏且披若將樂而忘其老也于今世所謂七
子者至摹其象而玩對之曰吾以幾於神交又摹
五岳諸名山出必與俱曰吾以幾於天游卽先生
之篤好如此吾以謂直寄焉耳已而豈以爲先生
累哉先生春秋六十有六其目視不流而手神四
溢舉趾甚重而步履若翔望之如神仙中人余意

先生者豈其寓意而不廢乎物神適而形不煩事起而械不作行於無爲託於不得已漠然而固存者耶然則先生所者皆怡神引年之具也而與世俗之樂異矣先生之子哲與余同舉其奉檄歸也欲余一言壽先生先生其一笑置之而無更以是爲篋笥之點也

右史春亭黃翁壽序

余濫竽史局蜀黃昭素者與同籍同署又同臭味蓋相得甚驩無厭也時尊人春亭翁歷官多名蹟

乃遷秦右史以行書抵昭素時僊僊有歸興云頃翁春秋踰六十二三兄弟謀所以祝者而屬余爲詞余聞翁自羈牢卽能讀古人之書解當世之務阨於遇弗盡試第其課士者二理人者三所至有錚錚聲焉而於通渭河間最著通渭多悍民上谷商多奸孔顧能令民無逋賦吏無骫法豪右巨商帖帖然重足累息而不獲一逞且也督餉則羨補拙繕城則紕舉羸譬之淳于國能變方爲醫而疾隨手差也斯豈非通方之鉅才吏治之善軌哉余

所賞所 卷一
親今仕宦有二千時者病其下憂民者忤於時蓋其不能兩遂也翁豪爽伉直壹意在民在邊邊人親之去天津天津人泣送之愛行而人懷固翁志也翁卽不躋通顯而於志適得何屑屑然以纓綬爲徽纆而務釋之哉史柄藩國事不爲卑散獨今制一授不更出用世者或不樂就夫董賈古醇儒材大夫也旣先之矣以彼挾天人之筴抗治安之疏切磋痛哭聲動人主豈謂其鴻漸之無翼豕跡之難遠哉而平津東陽一加萋斐輒棄遠國今去

之百襪以其人視兩公竟何如也然則翁其可無恨秦大國左右史高秩又終南太華名山水在焉退食之暇角巾野服相羊其間亦足自愉快已蓋人生適意我自得之儻其坐輒書空鬱而望遠卽山林漁釣皆桎梏也翁以曠觀優游俛仰朱門眎如蓬戶勢人等之海鳥又奚長裾之不可曳哉翁年甫指使齒髮光好笑談諧譁不減少壯其筭當未有艾也余特覩翁書因爲論著之以廣其意如此昭素博雅好修余一晤對退未嘗不發愧也賈

生矯矯登朝史稱子嘉能世其學以爲美談觀昭
素嘉不足道矣

劉太孺人六十序

歲己丑 上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
業之意甚盛於是就諸進士選其雋又儲之館閣
得二十有二人余與吳陶兩君與焉一時意氣翮
翩爲後先所未有顧此二十五人其得全庭闈之
樂如子輿所云十人而已九人者卽不能怙恃兼
存瞻望兩慰而人子之情亦猶可以少解頃歲一

改火耳而以事歸者已三人其留者又不能御親
以從所謂親心雖樂離憂在也中如黃林莊傅四
君其親一就視邸中而他務牽懷頃之且襍被去
乃奉母於茲者獨劉君幼安爲然豈非其甚盛而
尤難者哉何者都名寵之華及庭闈之養據禁近
之貴無桑梓之懷疑造物者亦靳之而不可以爲
常也嘗觀北山大夫區區於劬勞燕息之校以致
咎而發詬固無足道乃魏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
之爲志其所陟之岵屺啓其瞻矚而患其不來其

情何亟也方小雅盛時先王以道德役天下之賢靡情不體然探其意而代之言猶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抑勢難兼遂卽先王無如之何耳幼安雍容於承明著作之廬迭宕於圖書文史之事非有征行鞅掌如詩人之所嘆諸趨承唯諾寢興抑搔掬溜播灑無不得爲者外爲橐筆之游內有板輿之馭修髓之奉盈其前而珈翟之封湊其後繇今觀之蓋二十五人之中一人而已夫二三子知其能悅親也而彌信其爲人太孺人樂其能信友也

二一彌安其爲子神康體適貌之癯者日以腴而髮之星者翻以黑也斯非吉祥善事而人世之所稀邁者乎推此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夫與魏風之仕者且不必作歌來諗而將母之情靡之弗獲又非小雅之所能及已太孺人今春秋六十六月六日其設悅辰也余以二三子屬筆輒書余之所感爲酌者之詞太孺人其知幸今之遭而母思輕去其子也哉

夫二封君夏翁暨配鄭孺人偕壽序

夫江發汶山財濫觴耳已而括漢泗兼淮湘沅澧
沮漳靡不包絡而其勢至於作界南北呼吸萬里
一何壯哉黃河經朔漠徑中夏自龍門而南激爲
洪濤播爲安瀾奔泓浩渺與天地相經緯然其出
葱嶺與于闐可褰裳而涉也水莫大於江河未有
離其源而自爲大者況於人乎洪都夏君元甫已
丑與余同舉進士君爲人樂易而簡直開明而整
練見者莫不卜其遠器已而司理紹興能聲大起
二三兄弟方喜其能而君不以自多曰此吾二人

之教也頃翁年七十有三孺人七十春秋高矣然
本其修於身若施於人者同心併力無矯情無倦
色故純白獨完機事不作蹈繩履尺絕去嘻噓至
其撫兄遺孤不異已子咸有成立而後已其爲德
於家者家之人能言之與物以誠不侵然諾振卹
貧乏不計有無其爲德於鄉者鄉之人能言之乃
式穀其子卽有細故必加譙訶則又家人之嚴君
義方之善軌已余觀世之儲慶源以發其家者率
厚施而薄取多積而寡洩其累善也雖銖寸而不

厭其獲報也歷久遠而不爽此其恒也翁爲人位
不稱德名不暢實施不斲報善不近聞其停涵鬱
積旣深以久一發而爲司理君又奚恠哉或者謂
司理縮一郡之要其所奔走之令丞尉以十百數
其所品隲之羣有司以千數其所震疊而煦育之
士民以億萬數翁卽負隱德所予不過簞豆之細
其所濟僅可指屈而名聲亦不能出里閭之外也
乃其慶在彼其源在此者余以爲亦顧其盡心謂
何耳翁爲德於其身與家而其心盡孺人相其夫

爲德於身與家而其心盡心盡而慶鍾之矣卽司
理者出政發慮與人布利而祛害小大不同其盡
心一也然則謂翁之慶源深遠譬若江河然豈誣
也哉是歲也君政成人和而喜其親之樂見之也
謁余言而介壽焉夫都繁膺者生靡不遂而不能
無愧於志懷高尚者意無不得而不能不苦其生
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也翁夫婦旣托鹿
門之高蹤而又得司理君之色養莊生所謂恬與
愉且侷兼之而全其天年以極壽命之數其在此

也夫故余本江河爲頌以見夏氏之爲慶其來有
自

贈兵憲鄭一所公暨配某宜人雙壽序

鄭大夫一所公者閩人也筮仕無爲學時余師耿
恭簡公領督學使者每指數諸師儒必大夫重已
令三水入爲南計部郎冢宰王金泉公指數諸郎
曹亦必大夫重大夫弗至則已至必舉茂名非賢
無繇也自此擢二千石往余巖栖遠不相聞迨叨
塵仕籍問訊公治行而公屬歸田久矣歲辛丑方

負疴屏居鴻臚何君大積王君用臣者與大夫仲
子忠同寮厚善屬余言爲壽余乃問知大夫歷官
次第而甚嘆知之未盡也大夫令三水時吏率眠
嶺以南爲外府以彼其時三水之民幾爲焦土大
夫不難以冰蘖臨之訓和其人民而名捕巨盜轉
餉二源蓋一夕幾十起云迨龍安新造番漢龐雜
大夫繕要衝廣儲侍鋤強梗綏善良究也士民謳
吟而諸夷案堵孰非大夫功也藉第令竟其用於
洱海何虞緬事哉蓋大夫治計部七襖而得龍安

治龍安又七襖而得洱海主爵者豈可謂無意乎
誠欲盡大夫才耳往者捕寇而兩梁迹埽轉輸而
二源食足業效於用矣臬憲視治郡其權爲易行
治戎於先事校寇之方張其機爲易運以巨才當
局效謀而旁指焉其事爲易集乃阨於讒而未盡
以展蓋誠感遐裔而不能回當軸之惑精格猛虎
而不能弭宵人之謗大夫其如之何哉大夫去滇
里居今壽若干歲而筋力彊固不減少壯時配某
宜人少大夫幾歲健與大夫等以六月十有一日

同稱壽於家亦一奇也夫二人儷德齊齒子孫盈
前華髮相望福祉兼美人間之盛事備矣曩之不
竟於用安知非天留其羸爲今日地邪於大夫奚
憾且也大夫子若孫以詩書亢宗方翩翩然鵲起
謂卽以竟用大夫可也

余封翁筆峯六十序

新都爲金陵左輔山川清駛聞於宇內故爲名商
巨賈之走集人物繁華之輻輳此蓋富貴之娛而
非高人耆舊之居獨其旁邑去新都二百四十里

而遙山拱而藏水深而聚有重巒疊嶂之阻而絕
奇麗紛華之觀則惟星源爲然予嘗陰求之意必
有偉人逸士居之而後無愧於江山之勝而其俗
間或以財力相雄長大都與上國無異求其淳固
顯壹澹然自守者迄不可得豈古今不相及而習
俗亦因以轉移者歟頃因余門人持國相游從始
聞尊人筆峯封君之爲人此余之所甚賢而欲亟
言之者也翁乃大鄆名族王父效陳公以篤行伏
一時筋力纖嗇致貲盈萬與兩兄遺孤共之不公

一錢子株原公性質木一仍其家法無改迨翁生
而侗儻扶義議論侃侃里閭中急難咸待其片言
以解卽訾怨蠶起不少避不亦古節俠者流哉年
長更折節爲儉磊砢英多之氣又若剝削無餘者
持國成進士當選爲御史貴重矣翁乃修其馴行
不替有加焉效陳公之淳德幾還舊觀卽一絲一
粟分賦子婦視儒生時節縮無異也今人少得志
馳意於驕奢佚欲之樂而忘布衣革帶之行翁履
顯榮日覩貴富薰灼之勢顧抑志而出此其自處

真無愧於世德而可以回星源之舊俗致足術也
於是翁年六十中冬九日爲覽揆之辰子壻潘生
爲鯤乞余言爲稱觴之獻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
謂之重積德其於永年之道竊意其有庶幾者乃
書此貽之異日持國采風四方見山栖谷飲之士
有得於道者問其術以歸壽於親其有異於余言
否也

金全州思馨公七十序

范蔚宗作漢史始標獨行之目謂其成名立方風
軌足懷也是時士羶於名刻情修容依倚道稅以
就其聲價而絕俗違時過爲激詭則含真抱樸之
君子抑或耻之無論中表殊情老壯異節其彙括
將有不至而較之自然之充符無慮遠矣唐史流
例猥多卓行孝友忠義至析爲三品雖其與蔚宗
異意亦非篤論也新安金思馨公孝義篤行諸姪
節不可縷數人占其一端卽可以自名而公侷兼
之藉令作史者見之不知當置公何等然公坦易
率直未嘗與世之崖異者相頡頏也墮乎其處順

泊乎其似道合中表等老壯未有異也余每一接
公如行霧露中潛自沾潤蓋公燕居申申如也其
子弟恂恂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惟謹故一時芸夫
牧豎靡不以善良歸公蒙莊所稱熏然慈仁謂之
君子者非歟新安山峭削而水清駛士生其間尤
喜爲奇節公顧肫切委篤不欲揭揭然以嶄巖自
命世亦謂無殊尤絕跡可以驚動人之耳目者不
知此余之所深服於公而非隱括爲名者之所能
及也歲秋孟翁年且七十友人某某輩謀往祝之

而委余以言余謂壽之爲道恬愉相養之謂也恬
而不愉雖志悅於內而和不足以葆其外愉而不
恬則氣循於外而中未有以久其存公以坦蕩爲
心和平爲行足使疵厲無所薄而疾疹不得作人
之履福而引年者孰踰公往公六十時余爲序業
臚列公行事此復推本而言之令知公之誠心爲
質絕去緣飾者異日良史出其必有以處公矣

梅友張先生七十壽序

晉陸雲之言曰身聖於宇宙者妙有生之極恬貴

於芬華者享無疆之休夫杼指通意究觀其玄奧
乃知達人脫然昭曠獨立埃壒師友造化而不爲
萬物役也史稱由光義至高豈必畢志陸沈終身
塊莽之墟乃稱逸哉顧其心抗霞表如沈麟士何
點諸人雖開門教授宴樂不隔而皜然不蒙其溫
夔儻推覩其致卽方軌頽陽砥礪頽俗其又奚讓
焉新安梅友張先生少以經術著攻苦力學與宗
人玉陽太史齊名久之以其業抗顏而爲人師駸
駸將顯融於時矣一旦親終輒盡毀其業以去棄

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而壹溷於酒以自豪
夫先生經學質行並驅齊美當其修賓揆之業詠
帝王之經祗三五之德豔清和之理蓋奮庸之門
軌非巖海之跡蹈也第以祿養弗逮飄然遠遯眠
居平之所營如將維繫之者斯其深中隱厚非常
情可測矣以彼挺夔龍之器襲木柳之遯懷巖廊
之寶踵輿蓀之遊卽沈何者流濡跡人世亦何害
其沈冥哉麟士教士差山所居成市先生業與之
埒而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復與子暫之通隱者同

且三子才秀兼有亢宗之望季大鼎尤以博士業負俊聲先生鬱憊未寫胸臆欲披者將待此以竟之雖恬澹寡求箕山托志未爲不遇也先生仲子大晉能聲詩僑居白下所游多聞人歲冬孟十三日先生懸弧之辰余宗侯夢熊輩將率同志祝之而屬余修酌者之詞余聞亭毒無已真人不瘁知先生履福引年有難以歲月計者蓋恬之爲貴而非芴華之以也旣以語諸君不見謂爲謬曰亦庶幾先生之玄散賦非邪是日也有如以叔夜之酒

鎗進不知先生能終辭之否

蔣隱君七十壽序

嘗考信載籍及所目閱指數耆艾魁壘之士多得之窮阨困苦中而佚樂者不與焉然則窮阨困苦君子將取以爲資而未嘗前却於斯也故榱桷杞梓材矣必飫陽和凌陰沍歷歲時然後棟梁楠棧輪輿輻輳巨細短長無不勝其任昆吾良金也火不煨水不淬石不錯頑然鑛耳是禍之而福損乃爲益固造化消息之常而壽命之窳係也何者天

斤賞齊 卷一
之生人業毓其軀榦流其氣脉發其聰明矣而非
斂之不全非鍊之不固以彼芬華波蕩方役吾心
之不暇吾復縱其情之所麗而莫之能止天地之
真氣日流月澌而不能以復存亦奚怪哉以今觀
於新安蔣君有足徵焉君生素封家弱冠爲博士
弟子已遊成均交四方之才士會當乘時鵲起爲
門祚榮也而倏遭閔凶羣不逞謀危中之爲鳩爲
訟穽罟四布旁睨者以爲孤筭如君計無復之耳
君顧能難平之情付以理遣無對之感寄諸忘言

責已恕人割腴而處瘠卒能以自勝爲強修業而
息之久之去業復還而怨者爲德豈獨其有天幸
哉鼠雀之踟躕機械之閃爍世所不堪者於君皆
增益磨冶之地也君自是益修其平生諸釋怨賑
貧爲德於鄉者指難婁詘而行年七十矣君歎曰
吾於困阨時不自意全今乃有此也時則治園榭
亭沼與故人遺老燕遊其中暇乃進諸子而程督
之舉所備嘗諸躡以爲瑱規津津有味於其言也
當是時教行於子弟惠洽於嫫黨信孚於鄉人齒

宿於流輩受其名又受其樂譬之毓材而材成鎔金而金礪斯所稱得全全昌者非歟藉第令顛踣自隕尺寸莫豎抑將奚稱君之澡玄垂後得芘其皓然固天就之也而其識深遠矣歲十月朔爲君覽揆之辰子希澍孫士進士采輩將稱觴以祝謁余言侑之余謂君之得壽不可忘厥自輒不揆而爲之序

金之色翁七十燕會詩序

夫君子進則思高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則求消形地肺揖箕頰之餘芬而或俛首風塵抑心名利非獨丘明耻之抑亦夫我不暇金翁之色牆東逸叟維揚俊人談叢散馥於九蘭筆海騰波於八水固已氣邁羣子名動一時非不能引茅茹以彈冠絢桃花而結綬而優游三樂負杖窮年栖遲一丘鳴弦卒歲蓋方覩繫足之爲苦又安能褰裳而就之是以萬鎰之玉可懷而短褐自蔽五侯之鯖時致而長裾罷曳則翁之爲人大都可睹已萬曆甲申翁春秋七十弧懸於堂同社諸子儼然造之

小子捧觴而進曰蕭惠開有云人生不能行其胸
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蓋余不敏竊歎斯言今翁
放懷天地之間使氣公卿之座按景光而度曲仗
山水以成詩酒德不羈琴心獨茂校其所得孰與
世多然則牽衣肘見而歌若金石步雪履穿而色
如芻豢翁已方古人之軌立高士之幟矣是日也
夏木成陰黃離對語清觴迭進流芳亂飛雖詞鋒
欲振咸願祝於長年而筆陣先開聊披宣於短叙
人成四韻壽引千秋

周光宇六十壽讌詩序

若夫龍蟠鍾山虎踞石城則吾土之山川甲乎域
中五經縱橫萬人籌畧則周宗之文武秀於天下
乃如光宇抑其名流負騏驥以標良挺珪璋而擅
美孫吳蚤達管樂自期世踵魏科人推高步腰懸
化雀之印門擁帶犀之軍非不能一鼓而勒燕山
三戰而清瀚海第時屬太平之代人酣無事之風
歸馬爲羣橐弓不試花新葉早徒賞會於琴樽月
幌風襟每吟謠於牋綵以文字爲策勲之府以矚

眺爲戰勝之場把袖拍肩思彼三五鷄鳴烏遷俄
馬六十爾其白日長黃鸝語綠陰幽草不減花時
紫陌微風遙熏麥氣斯時也人來舊雨席敞高雲
假北海之觴上南山之壽雕蟲壯思則符彩驚人
非馬雄談則鏗鏘滿聽疊疊然天下之嘉集陶陶
乎人間之樂事藉令莊生可作奚羨大椿之年不
必方平更生坐閱變桑之海客明且哲何莫賦詩
予穉也狂聊爲撰序云爾

常國寶五十壽讌詩序

常國寶容貌循循風流蓓蓓琢磨其質玉潤而金
相黼黻其辭雲蒸而電激以豐鎬之舊壤懷文獻
之遺風手握靈珠心同匪石曾從綠髮幕府洪都
譬彼漆園之莊周何辭卑位異乎安定之梁竦不
憚勞人顧執板之幾時俄挂冠而長往荒兮未央
指林壑而非遠筦爾而笑望烟霞而在矚尋古蹟
探幽人阮籍之見蘇門止聞長嘯盧敖之逢高士
詎識鳶肩憶滄海而無時問桃源之易失時歌淨
行或賦遊仙豈徒流連光景之間放情觴詠之末

者哉序屬九秋裘開五十妻孥喜色閭里驩心十
千置酒開間館以留賓二三昵友造高閔而廣讌
黃花正茂肅氣彌高奏金石而滿堂召琳琅以觴
月於是乎南山頌起北海樽屬斯亦浮世之快覩
生人之樂事也嗟乎百年強半萬事多諧惟談笑
可以遣平生唯文詞可以陳心賞旣因良會何莫
賦詩千秋有托众夸金谷之才四坐勿誼敢攀玄
晏之駕輕爲序引綴在篇章

張懷南九十壽讌詩序

夫宇內寓形躋期頤者蓋寡人生行樂共烟霞者
幾何歎四美之難并詎片言之易合懷南張翁者
倬彼耆舊鬱有詞章身逢累葉之昇平眼見四朝
之全盛地踐百二年垂九十春秋高矣閱人衆矣
良會接煩襟滌亦云樂矣同鄉詞客結社滋久乃
心無遐阻跡以事牽葢不無離合之槩焉頃梁君
還轅嶺表余亦歸櫓北門雅道載興朋簪旋合而
公之誕辰適與期會於是開高軒以置酒撰良宵
而下榻絲竹紛於綺戶琅玕盛於雕俎樓臺如畫

臨上國之城池軒騎如雲總名都之車馬是日也
歲事盡條風轉鋪梅花以爲藉傍松陰而代幄壺
觴迭進笑語忘勅亦千古一時也二三子拜升堂
之嘉慶醉介壽之餘瀝筆花欲燦詞鋒大振金谷
可作攝齊於廊廡之間鄴下再生擁篲於高門之
外非寄篇什曷彰盛美爰裁短序用作前茅云爾

惠菴楊太公七十序

古名世之英其出非偶然也必有醇茂醲郁之德
以開厥先竽唱而比竹作雲興而甘澍應故後人

獲推其未竟之緒以調庶務潤羣生而人皆歡然
祝曰幸哉君子之德實者行溢者華衍者爲賢子
孫而享者爲壽考蓋甚相須也余巳丑歲舉禮部
於皖城楊君純完爲同籍又三歲君對策公車得
漳浦令以去久之以治最擢銓大夫於是聲實洋
洋溢宇內矣始諸同籍分布中外而聞之道路獨
稱漳浦治不置大畧謂君置身膏脂而皦然不緇
如孔君魚憂勞萬民隱若痾瘵而諸城推之如呂
季陽安靜悃悞吏人同聲謂之不煩如劉襄陽其

治蹟殆更僕難縷數也余因詫君胡以得此聲於八閩間哉詢之則知太公迎養邸中每退食輒膝而教之曰四境元元宅生於縣令一不任斯民安所托命哉時時倚柱聽君之決斷惟恐其不得當也自是純完之治蹟日有名蓋翁生長田間洞知閭閻之困苦雖年運往矣而好行其德白首無倦居恒厚施而薄望振閭里之急不伐其功人覩翁不廢德於鄉而其爲一邑德與爲天下德者不知也語云山銳不高水徑不深仁礪則德不厚礪於

仁猶謂不祥矧不仁而徒礪者乎萬曆初元大臣尚苛急士爭趣爲刻深下逡逡莫必其命頃且習爲首鼠持祿至蔑法惠姦而不顧寬猛異矣而足以腴削生民一也藉令皆善訓如翁與善治如君者安至取天子所卵翼之民而蹂躪之以靡爲凋世也歟翁卽不爲儒其質行或儒者所不及雖老不任事而殘膏餘馥至舉巖邑之痼瘵而衽席之夫論廣狹則一邑易而天下難論人我則自任難而任人易君方秉人材之成以進賢詘不肖自此

斤賞齋 卷十八 三十五
令海內陰受賜而不知者皆稟翁教也則夫定盈
庭壽國脉以永永無極翁之春秋詎可以隸首之
筭窮哉夫翁之於德也若北海之尾閭日益之而
不盈其於年也若焦丘之燄日引之而不已乃其
理耳翁歲且七十七月某日爲覽揆之辰漳浦盧
司徒維禎朱司空天球蔡符卿杲輩采邑人口碑
而屬余一言以頌夫翁之可稱數者多矣而余獨
詳君所起治績者固邑人意也

孫太公榮壽詩序

昔人有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然
則發乎性靈形於篇詠遠則明天下政塗闡茲王
化近則抒一時感激美於國風其亦有不容自己
者乎龍岡孫翁負青雲之器極黃裳之美乃斂其
素縵薄試方州遠同柳下親居散秩尋如梁竦不
久勞人躬鯉庭之色養與金昆而偕適游心上古
未尋大隗之宮爲帝外臣終全潁陽之節不謂非
古之高蹈矣而猶形留江海神馳魏闕督是諸子
授之一經以故或蜚聲於憲府或奮迹於起曹靡

不動 天顏降 明詔封紫泥於璽禁傳墨令於
銀書沐 帝王之雨露同彼三五對清平之日月
俄焉八十此亦人子之極願生人之勝事也是日
也縉紳紛沓玉質而金相絲肉遞宣宮鳴而徵應
芳筵接座駢羅豹象之胎妙舞盈庭曼衍魚龍之
隊賓主交於百拜祝頌引於千秋美矣盛矣不可
復加矣而侍御公者方馳轡軒緝繡服 簡書嚴
而未遑將父山川遙而奚以喻指別有解者曰問
安寢門孰與道行於南紀眡餐一室孰與名揚於

昭代萊綵爲娛不如命服斯皇之麗也卮酒爲壽
不如引商刻羽之美也於是上公倡首羣士嚮風
動麟閣之雕章發鴻都之寶思雲飛綺札京輦接
於陽城泉涌華篇江波通於濩澤萬殊斯應千里
不違工符黼黻郁郁文哉被以笙鏞洋洋盈耳可
以陳心賞抒旅懷可以康高年介眉壽宜編風雅
傳示來茲豈徒涂謫里誼遐邇慕悅而已哉侍御
公乃撰而集之屬余爲序夫四詩資卜商之引三
都假士安之談余非其人敢當斯委蓋所謂觀博

而見班聞樂而竊抃者矣

賀汪隱君暨配閔孺人五十偕壽序

文中子有言心跡之判久矣古之言隱者或疾物以矯情或高栖以違行潁陽洗耳孤竹長饑以彼其人莫不委體淵沙鳴弦揆日矣然陶朱荀恁三致千金財賄巨萬皆列於高隱者流豈非其涅而不緇之度入汙泥而不染經燥火而不焚卽名跡有所不得論者邪余觀新安汪君惟和蓋庶幾焉君席素封之業少孤育於大父大父季子與君齒

相埒也而君嚴事之大父遣季子游南雍季子引君共事君遜謝不往曰不有行者誰與順志不有居者誰與承顏自是日侍大父持家秉逮叔歸乃請於大父爲吳越游修故業而息之貲且百倍無何挈一切筦鑰者歸而與叔謀曰人生貴適意耳日僕僕什一間奚爲小築蔭山之麓臨溪開圃以閣俯之客至輒擊鮮呼酒嘯咏其中至於花香竹影蘿幌風襟悠然若與世隔者獨不惜傾資起人之疾振人之貧歲侵而飽人之饑如此者不可縷

指君且善匿其事惟恐義聲之聞也居常好讀書
二氏諸家多所涉獵生平室無姬媵門鮮雜賓蓋
蕭然名士之風已配閔孺人生仕族拮据閭內助
君之不逮而祥惠好施實與君合自于歸以來未
嘗一與君迕意故君得恬愉於晚節者以此夫范
以貲散於貧交疏昆弟苟財千萬亦均九族君之
振窮賙乏略與之同且也以鳴禽流水適其天和
以浮白引滿澆其壘塊以圖經子史曠其神情不
必熊經鳥申納新吐故而神明之用不衰自此指
使期願可以坐致如君夫婦者方諸古之隱德豈
有愧乎戊申君五十秋季爲覽揆之辰閔孺人長
君一歲親知謀後先稱觴孺人謝弗受曰以待君
之誕期而舉焉意甚美也先期君子太學啓基屬
余言爲酌者先嘻異日史局有傳隱逸者聞之必
有以處君也夫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八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九

碑

敕賜吉祥寺重修碑

蓋聞知言說之本空者因言可以闡教了色相之
無礙者卽相可以明真故僧會遊吳法蘭入洛精
廬表於南國招提創自東都詎非以竹林檀閣目
擊道存柰苑祇園因敬生悟者哉或者謂理超生
滅之界卽建立皆有漏之因道絕形識之封則像
教非無爲之旨是又一隅之淺智非通人之大觀

者矣何者法之爲言也貫有無等空色融理事混
中邊諸佛體之則三菩提菩薩修之則六度行海
慧變之爲水龍女獻之爲珠天女散之爲無着花
善友求之爲如意寶故風柯月渚總露機鋒薛徑
蘿龕咸提宗趣豈以象巖窈窕非解脫之玄宗龍
藏森嚴悖尸羅之妙躅者哉吉祥禪寺者勝國時
天妃廟在焉北接鳳皇之嶺形勢逶迤南亘清涼
之山几按迴薄東則鍾陵標舉雲巖之所出沒西
則馬鞍低控江濤之所激蕩兼之修竹萬个挾淇

園之遺蹟舊桃千樹藏武陵之舊事誠南都幽勝
處也永樂初中官鄭和歸自西洋增置爲寺朝
廷降勅護之正統辛酉住持智能復加修葺迨今
百四十年矣開林薙草古非乏人紐業承基久難
其續尋至榱椽漸毀經像無依此緇素之所共惜
人天之所興歎也釋真慶者一心凝練五衆宗推
萬曆以來總持茲寺傷智幢之欲折憇戒寶之將
沈矢志選材庀徒作室時則景仰者聞風助道効
力者說以忘勞重開方便之門大啓圓明之域遂

令三身競爽四殿肇新雲退寒巖出鈴閣山堂之
妙月來湛水現鍾臺壠樹之奇蓋不必借座燈王
請飯香土而洛水璽書之頌芳園華蓋之祠庶幾
其不墜已是很也徐君承宗顧君其言李君紹者
提萬戶之侯印契三乘之聖諦率衆相工旣殫厥
力詣余謀伐石紀之余也佩伽佗之一丸飲穉池
之八味高談寥一古則愧漆園翁深入不二今則
非維摩詰第以遺民栖荆於蓮社玄風拾椽於檣
林嘗沐無緣之慈忻觀可久之業寓言頌禱敢辭

篆刻之勤垂示來茲永作津梁之助其詞曰

攸攸法界芒芒品類智慧停軻無明縱轡癡城恚

海情竅意率疇擊其蒙疇覺其寐其一倚歟大雄乘

運而興高披六度妙演三乘開茲閭室示以心燈

聲聞色見彼岸同登其二大教陵夷枝分派衍正法

曰深像教曰淺二諦旣偏一如誰顯方廣終湮真

空莫演其三誰能獨悟種智都圓思超繫表道照機

前拈草建刹指柏參禪卽相卽實何白何玄其四翹

翹鳳山名藍夙敞無平不陂有復斯往昔也莊嚴

今茲灌莽像設蕭疎停驂遠想其有美僧英重啓

香臺事從緣合緣因善胎千光霧動七淨瓣開蘭

山桂水於焉徘徊其夙仰蛾眉忻聞鷲嶺其風可

羨修途難騁館宇新開薰修日引戒月悲花目瞻

心領其經行宴坐松門蕙樓無金可繪有石堪留

銘題翠琰字勒銀鈎願見聞者同乘智舟其

牛首山新建華嚴閣碑

若夫鷲嶺開圖雞林闡法朗玄珠于定水抵蒼壁

于愛河據五演以發揮盡四流而提挈足使迷方

自曉蹇步同安非大雄孰能當此者乎顧自義學

繁興頓教日弛徇物情之好徑忘大道之甚夷豈

知迷悟異塗聖凡同體其悟也即衆生爲諸佛之

本源其迷也即聖解爲凡夫之坑塹情生智隔力

盡功圓故釋天之寶網不藉人爲離垢之摩尼匪

从外得此之爲義莫備于華嚴矣始列毗盧法界

既陳普賢行海體用互徹依正交參示當念之咸

眞信即心而爲佛俾披覽者若獲如意之珠食善

見之果有求輒遂無疾不瘳誠所謂諸佛之密因

如來之真諦者乎迨夫摩騰之至難施之譯所爲
尋師鹿苑抱帙猊臺豈以忘兔而守蹄政欲因標
而見月然而爭參佛影徒侈說鈴悠悠者虛歷僧
祇皎皎者自纏法見詎非以秘密之玄宗下士大
笑究竟之微旨非人不行者哉牛頭弘覺寺者建
業之名藍也憑絕巘以規形俯長江而挺勝丹梯
碧洞上罅藤蘿桂廡松楹下飛泉溜遠瞻則千林
接隰近睇而雙角昂霄蓋自王丞相指以示人融
法師坐而進道遂以雄標江表法紹曹溪百刹皈

依九衢瞻禮若其琳臺聳照寶相分光有類飛來
無慙涌出銀龕幻影倒垂鴈塔之花石壁鐫經下
映龍宮之業是以黃旗晝徙紫蓋宵臨 仁皇率
文士以品題 武廟慕嘉名而眺矚信息心之名
蹟栖禪之勝地也金陵釋定林者不礙居真甚深
爲寶憫茲蓋縛大布津梁謂非經曷以度世非閣
曷以度經乃建置禪堂之後榜曰華嚴以全經貯
焉于時繭足羸形大海栝浮之苦累時積歲流沙
懸度之勞願力旣登信心彌廣以故淨財霧集真

众星馳架險連榮因高積磴丹青映于茵閣銑盞
接乎蓮宇遂使三十二好之相月朗毗耶八十一
卷之文雷轟震且自非信格豚魚行瑩圭璧豈能
動玄機于盼蠻成勝業于須臾勲邁布金德超掩
髮是役也上人徵銘于余亡何訪道亭州示疾而
歿嗟乎見化靡常應身難駐繁霜且委陰風暮來
隻履颺其若空雙峯黯而無色命也如此人其柰
何今年春余結侶南郊尋真上刹但見樹藏蕤于
玉葉鳥弄鳴于瓊音十種香泥瑤壇踊躍四依圓

鏡飛閣翱翔澍甘露于十方懸佛日于三際時移
事異物在人非感拂松之旣遐傷社蓮之永謝言
猶在耳死豈倍心爰竭鄙衷式昭弘美庶幾玄薨
湛灑長垂蔽月之基彩筆縱橫欲借凌雲之氣其
詞曰

猗歟聖言華嚴爲統十萬正文百千妙頌行海無
涯法界斯總淵匠旣遠妙義寢微智燈欲晦疑蘖
時飛不有覺筏疇開悟機峩峩牛頭唐開淨國碧
洞棲霞丹丘抗月考室巖腰曾巢巔脅有美開士

卓錫來臻弘新杰構大演真乘迷雲盡斂法雨斯
興寶坊赧起銀函星布樹以妙梯登之覺路熒熒
千燈迷方自悟旣斫繩布倏痛舟沈去來何在輪
奩長新題銘貞琰敢詣靈津

漢前將軍關侯正陽門廟碑

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作也侯廟祀徧天
下而稱正陽門者爲都城作也侯名在百世封號
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侯方崎嶇草澤
中以一旅之微卒能佐漢扶將傾之鼎摧強破敵

威震天下可不謂雄哉及艱危之際矢死不回以
畢其所志此其人與孔子所稱殺身成仁者豈有
異也古忠臣烈士欲有立而中廢者其未竟之志
鬱於生前未嘗不赫赫于後世矧侯之節皎然與
日月爭光者哉余行天下顧瞻廟庭歎蜀至今千
三百年事之廢興磨滅者不可勝數獨侯之祠荒
邊夷徼在所有者而芸夫牧豎婦人女子咸奔走
恐後可謂盛已都城自奠鼎以來人物輻輳縮四
方之轂凡有謀者必禱焉曰吉而後從事中間銷

沮姦謀振發忠義以助成
聖化者非細嗚呼爲
君子而謀有同易筮拒不正之問無殊嚴卜非盛
德其疇能之國朝受命宅中百靈效職乃太微營
室之間侯實居之儼如環衛蓋四方以京師爲辰
極而京師以侯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余少知嚮
往夢寐之中累與侯遇屬某官某謂籩豆有嚴而
琬琰未列懼無以歌頌遺烈垂之將來乃命予碑
而銘之其詞曰

桓桓關侯天挺神武金節赤旂如熊如虎逸氣干
霄英風絕侶流連草昧歸心漢緒朋飛軼超爲帝
禦侮大夏顛濟極力掌柱靈鋒電耀威策霞舉勇
摧七將氣吞羣旅報曹詎盪詈吳非忤炳炳丹心
天高日午惟期一戰還都帝所兇袞掃除萬國安
堵方倚長城遽停相杵鬱鬱遺魂駭霆怒雨豈其
湮淪草木朽腐烝哉 文皇鷹揚啓土奠鼎幽燕
飛龍九五鬱屈觚稜穹窿禁籞侯呵護之如棟斯
礎掩靄陰風弓刀楚楚森然環衛惟蹕是扈伏臘
續紛有來士女盛之湘之毗蘭洲莽卜以筵茅荅

所賞齋 卷十九
如枹鼓子孝臣忠弟友兄序匪耳提之凜面相語
義舉長信姦謀遄沮侯其冥冥庇厥區宇矧國熙
恬邊陲中監翳日腥雲有紛獯虜侯甲皚皚亦赭
其馬乘風奮揚天兵鬼斧尚截狐豕披攘羯粘永
祚 皇圖爲百神主牲牲旣醜松桂翔舞孔蓋低
臨霓裳紛下碑枕龜趺鍾橫石虞敬勒銘詞流芬
終古

明卓忠貞公廟碑

夫振刷頽靡汛埽風塵仗黃鉞以康帝圖執朱旗
而清人瘼者聖人之畧也氣有前往義無反顧五
鼎赴而如歸七族坑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
王綱解則開八紘以乂之臣節弛則張四維以維
之斯所謂言有正而若反道有悖而相濟者乎忠
貞公名敬字惟恭溫之安固人也負公卿之骨髮
則相表其奇異蹈風雨之迷塗則虎爲之嚮導學
府多聞披玉軸之文史兵符默契窮金壇之秘訣
陳仲弓閨門之德蔣公琰社稷之器公實兼之洪
武末國制草創儀章未立吳王太子或爭局於禁

中梁國旌旗乃上儼於天子公以夕郎首建朝議
固已晰釁萌通國體矣 高皇帝因大器公晉宗
人府經歷再晉戶部侍郎建文初載 燕國始建
公覩其幾微密爲計畫語具劉忠愍所爲傳中卽
賈生筴諸王之勢鼂錯謀劉氏之安何能遠過而
壯事難期老謀莫試尋至中州圯圻上國奔離士
女同歎于殷墟鬼神共謀于曹社蓋天步初夷屬
搶攘而未定故人懷靡常舍 神聖其奚屬斯時
也以 高帝之子纘戎 高帝之緒以 高帝之

畧龕夷

高帝之人新命舊邦非逐鹿之可儼子

燕孫詒豈瞻烏之靡定公卽準管魏之擇主撫鐘
虞而自怡其與更二姓事百君者當異日談也顧
刀環築口吠堯之語不輟戟枝入頸送往之情彌
厲臧洪同日誓不俱生卞壺一門幾無噍類豈不
痛哉昔伯夷之諫也太公扶而去之公之死也少
師與有力焉非古今之道殊忠佞之情異也以公
材智邁於夷等生死能爲有無故也公歿 文皇
帝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

耳湯不以伐夏而效沈淵之務光武不以翦商而
紂采薇之墨允非天下之至公其疇能與於此嗣
後二百餘禩京兆用 今皇帝癸酉詔書建祠冶
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表忠所爲明 主
恩厲臣節之意甚厚公生東甌而郡乏專祀英魂
未妥鄉人興嘆蜀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卽中川
文山祠右爲祠以祀公於平方黃之死事非不烈
也而石畫無聞胡解之委身非不智也而顯名危
失前有曲突之謀後無銜璧之辱奮一時而超千

祀者其惟公平余也訪侯郡齋劇談芝桂覩公廟
貌與薦蘋藻靈爽如存嗟人骨之皆朽忠孝勞生
悟光明其何暮擊牲爰告卽石爲銘詞曰

粵古貞臣動必以正圖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不
流疾風斯勁峩峩卓公忠出其性有明開闢地正
天刊龍戰甫戢玄黃未乾九海波沸十嶽峯剗勇
智不作華裔疇安 真人踵興閏統斯削帝緒中
廢壇社如昨簞食壺漿稽首崩角命有廢興人無
適莫公也矯矯力抗其衝賈策定制鼉疏徙封委

心王室削款侯宗水投石拒心苦力窮無波不隨
有作莫遂大夏顛隕一木焉制勇嬰鱗逆心安骨
碎鼎鑊胡甘社稷是衛疇不自委曰國懿親公志
邁世矢死靡分心堅百鍊義不二君陵厲白日晡
靄高雲周民則頑殷彝已厚養士卅年庶幾無負
厥有褒詞皇皇 天口君義臣忠異塗同紐我
皇御宇丹書白麻閱彼忠魂一灑垢瑕旌祠冶城
錫胤厥家仁風扇動義日光華海嶠甌鄉公之桑
梓祠宇弗虔仰瞻奚以有美衛侯鳩傭相址高薨

雲構層櫺電起長江孤嶼楚楚新宮摹文像卓作
配西東姦雄泚頽烈士動容刊碑撰德今古英風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

奉勅撰

蓋聞天地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凡人莫不欲
壽資亭毒以盡年穀飲巢栖感物之情蓋寡范金
揉木逐慾之道滋多而五味時愆六氣斯沴形神
互戰寒燠並侵疾纏湊胛靡知救止痼入膏盲歸
於夭折自非大聖哲人挺生踵出惡能見標知本
驅除滯固飛丹鍊石引納清和令黔首期於普濟

所賞齋 卷十九
蒼生獲其大庇者乎鄭州故有藥王廟一區藥王
扁鵲一名秦越人蓋州人也禁方稟於神人天下
屬之生死所論有三可及六不治名言鑿鑿流傳
至今先世封神應王土人以藥王目之纍纍城郭
卽令威之靈墟絲絲俎豆比庚桑之畏壘 今皇
帝玉體違和 慈聖皇太后齋香祈禱旋卽康寧
因念祠宇湫隘弗稱具瞻乃降大渙命中涓因其
舊蹟葺爲新廟且謂醫之爲道義農黃帝寔始基
之更建三皇殿于中以歷代之能醫者祔焉斯時

也 皇帝念民唯悅使力不徵於有司詘不舉羸
貲一出之中帑因高背下揆日觀星察隱嶙之餘
基易凋殘之落構於是大夏鬱起神儀穆然繡栴
雲楣爛斑奪目蘭橈桂棟氤氳襲人岌堯榱桷恍
臨帝子之宮杳靄風烟森若仙靈之窟神可降福
可興可以羞谿澗沼沚之毛可以酌潢汙行潦之
水蠲萬民之天札躋一世於仁壽非至聖疇能與
於此乎竊聞三皇之治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
之情教五谷以代血毛之食宣百藥以拯天傷之

命民靡日而不用用彌久而滋彰此於聖真猶爲
土苴而已惠被羣生恩流含氣若斯之盛者矣迨
攷歷代醫師百九十有二人其載劉向列仙傳者
寔居三一斯皆人寰高隱曠代仙真吐納清虛揮
斥塵滓是以斷能使之續危能使之安蹙能使之
興苦能使之樂非曰語怪徵神伎成則賤而已繇
斯以譚清淨無爲抱真守一以虛明應物爲用以
慈儉不爭爲寶者古人之本也本草石之寒溫原
疾病之深淺診處洞然隨手而差者古人之末也

故廣成對理身之問鴻蒙進養心之說鷄犬相聞
莊生指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黃帝之書尋
其微言並臻泰定豈徒以五毒五氣之調應九竅
九藏之變如斯而已哉臣伏覩 皇帝臨御以來
祀垂二十道咸五三齋心服形清淨寡欲不佳兵
而裔夷服不好察而甄敘明固已同天下於華胥
見神人於姑射而又斥其羸餘以爲此廟上以竟
母后欲成之心下以開億兆無疆之福豈獨施
法禦災協於祀典抑可導和發祥揚於來禩諗於

有知謂當有頌 皇帝曰爾某其爲銘臣惟宣
主德揚神休以垂無窮者詞臣之職也敬勒貞石
樹之前楹庶擬衛悝彝鼎之銘敢同魯僖闕宮之
什其詞曰

玄黃剖判粵有君臣體國經野司天屬人三微逝
襲五運相因不有聖喆孰拯蒙昏猗與三皇應期
撫世義易農醫開迷釋沴爰及軒岐靈樞乃著神
徂聖立古謝今升長桑嘿授渤海相承上池一飲
鏡澈波澄有觸斯顯靡應不神號生能起桓死可

判醫無定名隨俗爲變湯熨非材酒醪詎善唯病
之機厥有先見醫王久逝留韻芬芳豐渠高郭實
維故鄉椒蘭晻靄祠宇墟荒猶餘靈響呵護上方
皇矣 大君膺圖執象六氣氤氳三靈盼嚮廓是
靈祠奠彼淵匠本之源之義摹軒像寢園增拓儀
衛加隆乾坤壯觀日月新宮龍衣近接虹渚遙通
宛其穆穆上古之風亦有羣英古今焜焯異代同
工隱茲醫藥雲與龍從聲華鏘鏘其化則遷其靈
是託仙真窟宅帝子山川丹梁霞錯紫柱星懸儀

刑肅穆徒御周旋清含玉座洞卷珠簾華蟲朱虎
來往連翩神之聽之聰明日在介福靡欺蠲危有
賴黃絹新鐫綠樽斯酌 聖筭絲絲千萬億載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九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

記

內黃縣重修儒學記

人見古成材之易而不知先王之爲教勤且備也
講肄必有所辯說必有數蹈舞必有節視聽必有
物尊鉶豆籩鐘鼓羽籥爲之器而盤辟綴兆以爲
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誦讀弦歌以爲
業春秋冬夏時視其成蓋九年也而猶懼其反當
此之時豈不欲以易簡者語之而第濡染其耳目

與夫結約其手足若斯之至也蓋聖人之教爲事
詳而其妙則不可思爲物博而其精則不可爲聖
人使漸劇涵泳以由之而其不可思與爲者從容
以聽其自悟如此而已故學者天機與器數日相
觸而不知其調劑者在身心性情而其適用者在
天下國家教之行至於民化俗成而流風餘韻猶
足以垂於不泯迨於春秋以成周圻內之地黷序
衰而子矜作然明之賢欲毀鄉校原氏之鄉士以
不悅學相語於朝其爲教者可知已然瑰琦特出

之材如史魚蘧瑗公孫僑諸人皆後世所跂焉而
不能及教之入人深且久也此非其明效哉去古
益遠有知興學之急可謂有志於古而能識其大
者矣內黃張侯延登是已內黃卽周與今畿服之
地也有學而圯侯至嘆曰吾職造士於此不治卽
欲鼓篋而從倚席而譚藏修游息而養也于何所
矣謀鳩工庀材而捐數十緡爲倡已鄉薦紳黃君
輩應之已鄉三老子弟應之大都徹而新者什七
仍而葺者什三不數月而工落成經體面勢言言

刑肅穆徒御周旋清含玉座洞卷珠簾華蟲朱虎
來往連翩神之聽之聰明日在介福靡欺蠲危有
賴黃絹新鑄綠樽斯酌 聖筭絲絲千萬億載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九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

記

內黃縣重修儒學記

人見古成材之易而不知先王之爲教勤且備也
講肄必有所辯說必有數蹈舞必有節視聽必有
物尊鉶豆籩鐘鼓羽籥爲之器而盤辟綴兆以爲
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誦讀弦歌以爲
業春秋冬夏時視其成蓋九年也而猶懼其反當
此之時豈不欲以易簡者語之而第濡染其耳目

與夫結約其手足若斯之至也蓋聖人之教爲事
詳而其妙則不可思爲物博而其精則不可爲聖
人使漸劇涵泳以由之而其不可思與爲者從容
以聽其自悟如此而已故學者天機與器數日相
觸而不知其調劑者在身心性情而其適用者在
天下國家教之行至於民化俗成而流風餘韻猶
足以垂於不泯迨於春秋以成周圻內之地黷序
衰而子矜作然明之賢欲毀鄉校原氏之卿士以
不悅學相語於朝其爲教者可知已然瑰琦特出

之材如史魚蘧瑗公孫僑諸人皆後世所跂焉而
不能及教之入人深且久也此非其明效哉去古
益遠有知興學之急可謂有志於古而能識其大
者矣內黃張侯延登是已內黃卽周與今畿服之
地也有學而圯侯至嘆曰吾職造士於此不治卽
欲鼓篋而從倚席而譚藏修游息而養也于何所
矣謀鳩工庀材而捐數十緡爲倡已鄉薦紳黃君
輩應之已鄉三老子弟應之大都徹而新者什七
仍而葺者什三不數月而工落成經體面勢言言

所賞齊 卷二十一
噲噲不大變徙而煥然改觀士皆歡喜道說以得
遊其間爲樂而德侯之有造於我也於是相率因
黃君以請記於余余攷古者禮樂行稅靡物不舉
卽論政獻囚獻馘皆必於學而弦誦其小者也今
直誦而已況其保殘守陋斤斤然求合有司之尺
寸又非古之所謂誦也乃近世新會餘姚諸君子
歎抱遺經求諸自性於其不可思與爲者時有契
焉是學有廢興而理之在人心終不爲回變如此
內黃之俗稱持重而矜節史魚蘧瑗之遺風猶有

存者張侯嘉惠其士民建學右文毅然以作人爲
已任多士之所遭已遠過於春秋之世矣夫古法
雖備要以毆人於道而止以彼講肄辯說之業蹈
舞視聽之物卽其有不同而道豈有以異哉以其
遠而不傳者而因自弗其性則士之過也故余爲
記以告之多士尚求無媿於古人以副侯之望也
哉侯壬辰進士余鄉鄒平人黃君名吉士於余爲
同舉教諭河間戚府崇善程樂道訓導仙居尹廉
平鄉王可彥武邑滕一敬於是役也與有勞焉皆

得書

重修太倉銀庫記

成周內府掌受九貢九功之入以待邦之大用四方幣獻及良貨賄咸在焉漢又有少府水衡藏禁錢凡天下公用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勞賜供養一出少府水衡而已然或災歉若調發又時出內藏以助之其時非獨財無不足也國用典之司會司書而統于冢宰卽晚宋戶部之職實爲三司餘司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營

繕河渠舉以屬焉故貨幣之納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籍量其用斂散及時縱舍在已而不爲他司所牽制及事勢錯乘利權乃分他司以辦事爲効而不程財之有無計部以給財爲功而不論事之當否經用之數無定不急之費旁出而財之弊極矣蓋計入爲出則其出也常裕以出爲入則其入也常不給熙寧元祐主計之臣未必日月要成如周之密而每歲會計必有成書令人主覩其登耗竦然懷不節之憂固古之遺意也國初建太倉儲

芻糧以員外郎一人督之至正統中始設銀庫監以部主事一人辛卯來推選員外郎主事一人與庫役與督儲分東西廳歲一代至今因之給符驗關防著之令甲典司者日皇皇錢穀出納之經而頽垣廢址未暇修葺壬辰春新安俞君指南來典厥事謂非所以重國計謹葢藏請于大司徒石公總督倉場楊公命郎中郭君澹胡君宗洙主事黃君功懋會計工費凡若干具題繕之兩公因檄俞君董其役而以主事李君華附焉自是旦夕庀材

興工芟刈掃除塵埃漫漶間得遺金以兩計者九百新舊錢以萬計者五百籍上大司徒以佐材費而悉藏其餘經始于四月十有一日落成于六月二十有五日至是弊者新什者起缺者補嚴嚴翼翼壯偉閎耀還于舊觀俞君謂其事不可無述而屬予記之予觀司徒公累疏言今之財用歲入幾何出幾何總總然爲上指陳之而力止歲進其言尤壯大率有古熙寧元祐之風又得能補弊立廢如俞君輩者佐之皆可書也時巡視給事中張

所賞齋 卷二十一
君應登李君周策御史王君慎德張君應揚暨主
事蔣君杰皆先後在事樂觀厥成者因備書鏤于
石以示後之人焉

重修濟寧州濟川坊記

夫濟水出王屋山至浮於汶達於濟禹貢周官屬
兖州謂之大清河元於寧陽縣北築堙城壩引汶
水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國朝復於東平
州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於是洸沂泗與濟
會皆循大清河故道今其名尚著舊未嘗有橋司

空郎畢公瑜創爲之豎之棹楔大書其上曰濟川
落成之日公冢嗣適生卽以名之後登第官翰林
卓然文學侍從之選回憶所命名若操左券無爽
云時河流汎溢運道爲梗公日敝敝於畚鍤間一
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太逼吾
宮今不爲處區區桐園將爲行路柰何公寤曰夢
也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
故墓爲文以祭而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
爲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爲濟時已而登第

斤賞齋 卷二十一
繼公爲河臣當是時也距宋七百餘年而相感應
如一日何其奇也成化以來濟之俎豆公父子者
不輟歲萬曆丙戌棹楔葺於邵公而規制湫隘弗
稱公耳孫侍御三才以督漕至慨然興歎以祖功
宗德在濟上者世世載焉乃光大之者非我後人
責乎因低回而不能去於是出贖鍰飭材庀工增
高而拓其未備百年之久煥然一新濟之士女遠
近聚觀者無虛日侍御公率文武官屬若士民落
之而屬余爲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

見而水涸則成梁有司歲一治之其常也故春秋
列國有入其境而達路川梁修除之不時輒譏其
失政迨于後世以爲簿書所不責因而惰廢者多
矣是役也遡其興事之始歷百十年而力振舉之
者卒歸之畢氏其廢興所繫殆非偶然者豈可與
有司之常事同類而槩論之哉昔宋蔡公襄記萬
安渡石橋第書役要而不及其他蓋春秋之法直
書其事具文而見意者也余竊取斯義載其創修
之本末以明世德貽諸後之君子工始於某年某

月某日成於某年某月某日司空名瑜成化丙戌
進士翰林庶吉士歷官提學副使濟川弘治壬戌
進士翰林院編修公長子濟時正德辛未進士工
部都水司郎中公次子侍御名三才巳丑進士湖
廣道監察御史公孫撮其年月世次以記之者則
侍御同籍秣陵某也

鴻臚寺鳴贊題名記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有典客掌諸侯及
歸義蠻夷漢改鴻臚更名其屬行人爲大行令又
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後周有蕃部
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敘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
之儀隋有典客司儀崇玄三署又有典客丞鴻臚
丞賓部上士掌客上士中士張官置屬古今不同
其以導護贊拜于朝會吉凶弔祭間以成一代之
典禮則一而已我朝斟酌前代置卿少卿主簿鳴
贊序班如干人鳴贊居其中所謂導護贊拜屬之
者爲多蓋一時序班者之選而卿若少卿之儲也
署中舊有題名載諸人歷官次第而鳴贊題名附

所賞齊 卷二十一
在主簿廳久矣新安吳君維登來爲此官謂不可
獨闕乃謀于寮宋蒐獵牘書考前爲鳴贊者自吳
槐而下百四十一人得其名氏里居若遷秩之等
伐石鑱之而以記屬余余惟官以鳴贊名凡廟朝
深嚴皆得橐筆以從常陟降殿庭出入壇壝以佐
熙朝之大事而侍儀御史相與察其如禮與否而
糾正之非冗秩也蓋儀章品物周旋上下有難知
之義非博雅通人不能具曉而導護贊拜又必禮
度嫻美音吐洪暢者始克爲之然則是官於卿貳

雖爲之屬而其難有什伯焉者吳君之爲此蓋欲
諸君考前人之蹟取其效見於事名著於時者以
爲法非苟然而已故知其人則欲求其事以悉其
東帶立朝之所存得其事尤欲講其人以追其流
風餘韻於不泯此其意蓋甚美而可書也余觀古
之居此者如陳紀蕭望之崔林韓暨咸以宿儒能
於其官自後則上下古今指不婁屈其難得若此
史稱皇帝臨軒百寮備位多震悚失其常儀唯武
帝時劉勰明帝時謝緯善於其事人主公卿屬目

稱嘆夫職無要散唯稱之爲貴名無小大唯專爲
可傳諸君勉之異日令史筴書之與劉謝埒斯有
光於 聖明之任使而吳君之意爲不負也已余
重君之請特爲論著之以荅其意且令來者有考
焉

永新縣遷復廟學記

今上二十有四年泰運熙皞吏治嚮風菁莪棫樸
之化翔洽寰宇廟與學棋布星列鬱然相望多士
歲時習禮者奉俎豆揖讓於其中濟濟蹌蹌低徊

而不能去何其盛也第國家每有一事 上卽拊
髀而思者何歟豈才難之嘆自古而然歟抑養非
所用用非所養而養與用常不相直歟頃大工肇
興須材爲亟然而非蔽牛馬中繩墨不以進者必
有當也故槐楓被宸祀梓跨谷上與斗極鄰旁與
天漢通者是之謂棟梁之材木蘭爲棼橑檜纍爲
儲胥令四榮風交萬栱雲薄者是之謂榱桷之材
是二者亭毒於陰陽栽培於山澤飽以雨露護以
鬼神爲春爲秋動五千歲簡書臨之太牢饗之然

後辭故土浮江湖而薦之明堂之上非是族也匠石不顧繇此觀之小大不同其期于適用一也斯其事與先王作人待用之意有相發者何者聖人之教人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開發於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器物差其度數以防閑於其外故六禮七教八政畢舉不遺而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左道亂政僞學順非者有禁當是時論政辨才讞獄獻馘國之大事咸屬於學而衿佩者流自少至壯籩豆管弦詠歌講誦之具無須臾

去於前也九年視成四十乃仕所爲磨礪其德性而閑習其技藝者豫已詩曰左之左之無不有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蓋古之人材其周於用如此永新吉之名邑自唐宋迄今鄉之德業問望師表來學者相屬兩文安公旣以危科尊行爲時名臣而蕭儼左慶延補袞辭榮並著風節以彼清華在前禍患處後而無難脫屣者有所重也故風流漸被後先崛起者皆有砥礪名檢浮雲貴富之心士與士言不敢爲不合不公之論夫古先聖王立學

所賞齋 卷二十一
遊鄉之耆碩有德行道稅者爲之師而辨才論政
靡不在學則又以爲公論從出之地也今其鄉無
不具備則學校之教不必盡如古法而其意無不
合矣惟多士勉之而已學始作於慶曆在治之東
嘉靖乙卯徙治西南今還之舊址圯墁瓦甍必堅
且良棟宋豐碩櫺檻疏敞藉舊易新畢潰于成義
山武功若增而高琴亭秀水如濬而深士皆相携
而至以得學其間爲樂而謂非賢師帥如余侯者
無以卒是役也於是思載侯之美於後而因江鴻

臚爾海以來請記夫永新之鄉雅多良士而侯學
道愛人訟清政舉其爲令又良也及良令之時作
爲黌宮以成樂學之願其興起當不難者故余述
椽材之言本先王教學之法以導之庶幾異日者
棟梁榱桷之材不勞而致而余侯改作之心可無
負也已遂刻石廡下以俟侯名懋衡壬辰進士余
鄉婺源人始事乙未孟冬以明年仲秋落之協議
者鄉薦紳某某督工者某諸生某某法得備書

和州重遷儒學記

和州古歷陽東與采石畫中流爲水疆總江淮水
陸之衝爲姑孰金陵之蔽蓋南北間一都會也峯
巒繚互雄踞西北亭亭如玉圭然道家品爲四十
二福地民生其間者率剛勁而果決淳質而儉約
其土風之美如此明興 高皇帝由滁陽拔和城
跨有江東混一寰宇不五載而大業成焉迄今公
若侯而下礪山帶河載於盟府者且五百餘人皆
和之產也夫五百人者起徒步而成王侯計非魁
梧瑰瑋丈夫不能嘗欲問其遺事而州之人無知

者蓋天下之平久矣 高皇帝投戈講稅輒以興
學育才爲先而和去京師不百里而近日月之際
宜首耀於光明乃二百年以來學宮湫隘弗稱
明天子作人至意州大夫馮侯始謀遷之先後經
營未有成績歲壬辰曾侯至毅然以爲已任凡百
厝置務竟厥功於是故者飾闕者興士繇此感奮
於學不勸而力莫不曰侯之有造於我也學正李
春茂訓導李一本馮三元岑東曙因相率而請記
於予予惟國之建學將畜材以待用也然而非文

致太平武龕亂畧則昔人之所言聚塊積塵耳惡
得爲材成周以三物造士維時士於三德旣已涵
泳其要眇而究極其指歸迨於行誼之醇備稅術
之優嫺又兼有而時出之嘗觀其論士慮囚一出
於學師行而受成反而獻馘靡不於是則爲教之
備可知也近世士靡實用爲文者以呻吟佔畢自
多談兵者以躍馬挽強爲務其名甚美而試之鮮
效則無爲貴士矣夫戰禽攻取其事若難而時每
不乏至三德六稅六行人心所自有而行之又不

難顧自秦漢以下衰微絀塞空見於載籍之文而
莫或振起者患無其志耳記曰勇敢強有力者天
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
戰勝則無敵禮義則順治順治無敵此得士之效
也國初首建義旗羣雄角逐和之豪俊雲起景附
蒸蒸然勒竹帛而垂鼎彝亦云盛矣至於嚮所稱
三物者非索之外也乃能黽勉於所難而不能反
求其所易則土風之剛勁果決者無乃不善用之
邪蜀至僻遠文翁修起學宮于成都親自飭勵至

所賞齊 卷二十一
經明行修比於齊魯況和爲首善之地得魯侯焉
興作誘進之異日者真材輩出施澤於堂皇之上
服冕摺笏令氓庶安而姦宄息必自今始矣詩曰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濟
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夫修泮宮
而遽及於服淮夷狄東南以見文德武功非二道
也故予述國初人材之盛以屬望於多士如此魯
侯名克唯湖廣襄陽人其善政不可殫書而此其
一云

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

先生嘉靖壬戌以監察御史董學政始來金陵隆
慶丁卯遷大理永萬曆戊子爲御史大夫總憲留
臺又二年召爲大司徒請老歸亭州蓋居金陵先
後垂十載至今言先生所注念者必曰金陵而金
陵之言學者亦必曰先生金陵舊都寔 國之豐
鎬天下首善之區也而先生居之雖教澤在一方
其因而興起者豈少也哉國朝白沙陽明兩公特
起於千載之外明孔子之學以寤後之學者可謂

盛矣而承學之士浸失其真溺清虛之旨而蕩於
檢柙守循習之輒而迷其宗趣貿貿焉非一日也
先生聲著中朝士聞其丰采不嚴而栗至則取簡
書所云崇正學廸正道者準爲功令賞罰殿最壹
奉無私以行之士心大服乃首聘楊子道南與講
求仁之宗以感厲都人士於學已又拔十四郡之
雋羣之學舍而造之先生間一臨相率持所疑難
問啓以機鑰靡不心開目明歡喜踴躍或不待詞
說而目擊意悟虛往實歸者往往有之他淫言詖

行足以害教者一無所容於其間當是時雨化風
行轉相教詔士霍然寤仁之非遠而矩之不可踰
庶幾道術不爲天下裂厥功大矣先生去鷺相在
事埽除天下之學舍念退園先生杖屨所嘗至學
者思見先生而不得輒畫像而俎豆於中亡何祝
給諫世祿劉水部冠南謂湫隘不足妥靈復相地
其西偏倡同門構祠三楹改祀先生以楊子配焉
而後爲依仁齋左爲僧寮以處守者踰二歲詹罔
卿沂王郡伯堯封益倡同鄉者爲講堂三楹前爲

儀門兩室翼之而稍斥餘材爲旁舍待來學者居焉少司馬臧公惟一奉常唐公鶴徵鄭公汝璧京兆徐公申中丞汪公應蛟咸以貲來事乃大集經始辛丑八月訖功明年二月堂齋門館嚴嚴翼翼闕壯靜密爲時偉觀先生第定力適持中丞節觀風茲土偕諸門人執豆籩具脯醢以成事告觀者如堵墻共相嘆息而間語余曰願有述余惟古者凡有國各祭其先聖先師使人知學之所自而著其不忘其無焉者亦必合於鄰國而祭之後世一

尊孔子爲先聖而國不必皆有師也則取孔子之高弟顏淵者爲先師久之復去師號夷於四配謂於古國祭其師者義未協也若金陵文行事功之美雖特盛於當代而開之學道者寔始於先生則祠之瞽宗而以爲先師也固宜夫學以得師爲難幸而得師而能尊所聞爲難尊所聞矣然得後人益光大之而使不廢壞又難也今言學者幸得所難聞而又相與闡繹其緒皆可喜無憾惟令先生之道益行於無窮非後死者之自力其孰任之故

斤賞齋 卷二十一
余爲之記非特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

羅楊二先生祠堂記

古之以道鳴者率師弟子同心協力相倡和於一時而其教始行自孔孟周程以來未之易也國朝之學至陽明先生深切著明爲一時之盛是時法席大行海內莫踰於心齋先生傳心齋之學者幾與其師中分魯國而維德羅先生行其餘緒則可謂橫發直指無復餘蘊矣先生嘗屢至留都最後嶺南楊貞復從稟學焉兩先生珠聯璧合相講於

一堂以爲金陵倡蓋當支離困蔽之餘直指本心以示之學者霍然如梏得脫客得歸始信聖人之必可爲而陽明非欺我也所謂功施於人者非歟歲戊子羅先生歿於盱江丙申貞復先生爲少宗伯來金陵始爲祠以祀之又二載貞復應少宰之召徘徊於家亡何亦以疾歿給諫祝君世祿嘗從事羅先生之學而貞復之門人也謀於同志大葺是祠以貞復先生配焉禮成謂余嘗與聞緒論而委之以記余謂是道也老師宿儒所惑而不解者

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者也碩人名士所
憚而不敢居者愚夫之所由者也失則難於升天
而得則易於運掌迷則遠於千里而悟則近在眉
睫乃得失迷悟之關非師友其孰決擇之然則吾
人含齒戴髮而不愧其爲人者二先生力也祀其
可後或者又謂孔氏千五百餘年而有濂洛又六
百八十餘年而有越中古之聖賢蓋累世不一見
也兩先生之言學顧若易然者何居夫學以致道
而其理不出於心心之所無者聖人不能加也而

其所有者遂謂泯滅漸盡而不可復振豈理也哉
故後世不患士風之難興而患無所於教不患無
教而患於爲教者非其所自有之心頃陽明揭良
知之宗嗣起者賡續以發之爲力至矣迨今日而
其明無以復加非獨積久使然繇其學取成於心
非外索也說者言熙朝乘大明之運天之將興斯
文也適丁其時聞者顧不能自力於學非志士矣
故余爲之言不特明兩先生與給諫之勤於是邦
其亦以爲勸也是爲記

同仁書院記

繁昌縣治舊濱大江縹緲臺尾其後艤舟亭腋其西形勝爲一邑最天順改元縣治徙內地而遺址尚虛人無敢居之嘉靖末豪有力者挾當軸之勢異寵爲已物余師耿恭簡公方督學於茲諸生羣以告始奪歸之官置精舍以居諸生而其後爲嶽廟以守之迨今三十年往矣時久事變又有侵其傍者居民聞於今明府吳侯捐金錢贖還之而侯慨然益爲繕治於是齋祠講堂候望宿息以至庖

湎靡不有所而前復爲公署三楹以時休息焉而考學者之勤惰總名曰同仁書院蓋內外完善矣諸生李一恂輩相與謀取文頌侯之功而并以告後之人余曰若知侯之所以命多士者邪同卽仁仁卽同非有兩也夫人之不仁也孰爲之生於異而已人之爲仁又孰爲之去其異而已故理公於人而我皆我之則示禮示信皆霸術也欲起於我而我能同之則好勇好貨皆王道也倉頡製文八厶爲公益分厶卽公非私外有公也人人爲仁蓋

同人卽仁非人外有仁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堯舜三代從容無爲
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使人詠嘆之不
置豈虛也哉 國朝理學獨邁前古河汾新會兩
先生篤信固守言與行應洞見天理神融氣怡千
聖之絕學霍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而萬物一體
之說則至東越而益暢拔本塞源一論恭簡公口
之以誨人未嘗不日三復也晚近世上失其道人
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說假令探微索隱足以雄長
於學林祇以樹之樊而益其障耳其立論彌高去
仁彌遠無足怪者何者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
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儒者之爲蔽所從來
久矣非在上者其孰能挽之夫源本師友而必納
諸道德師帥職也余故嘉侯之意而樂爲道之使
鑱諸石翼來者得以觀焉

應天府重修廟學記

應天府學在治之東南掖山襟淮據都會之勝宋
景祐中置也國朝 高皇帝定鼎金陵嘗就其處

所賞齊 卷二十一
為國學迨國學建 詔為府學如故自此名卿材
大夫踵相接於朝彬彬稱極盛矣頃萬曆丁亥濟
南周公繼以巡撫至恐學漸墮弛士人挑闥舉廟
學而一新之他有樓有亭有橋又公所創為去今
十餘載耳而圯壞居半歲己亥諸生朱萬選童廷
觀言於大京兆熊公張公徐公疑者以物大務叢
未暇皇庠序事也亡何京兆公謁聖於學謂此有
弗飭無以稱 明天子勸學興禮建首善自京師
之意乃按行隱度鳩工庀材命典史喻蔡王汝寵

董其役而耆民徐文模又捐貲力偕兩生者贊成
之費稟於官役不病民閱九月而訖功木斲黜聖
嚴而不華重門繚垣殿堂庖廩若經書祭器之藏
若師生之舍皆爽塏壯雅冠於一時縉紳學士奔
走踴躍薦獻如禮弦誦大興京兆公喟然歎士之
可與學也謂余為郡人使為之記夫聖人之道性
自有之然必馴擾磨揉從容遲久至於禮讓興行
風俗醇美而後為學之成 明興豈第作人者垂
二百餘年尊尊親親四海嚮風雖田夫野老猶知

自奮於隴畝之中而況遊儒學之館被菁莪之化者乎又況身際乎日月首耀於光明如留都者乎古無暇論卽近出斯學者如楊刑侍倪太宰以器識稱梁端肅周襄敏以政事顯丁中丞景宮允以馴行倡顧司寇陳翰講劉清惠以文學著夫夫也本瓌琦博大之材監光明俊偉之業巍行尊伐鬱乎不刊雖權倖當朝翠華遠指時事非矣張文僖何尚寶輩不難以九死殉之猶能令姦人泚頰回面竦然而不敢動人徒謂山川炳靈忠孝世美而

孰知上之功德涵煦成就如此之深也多士幸生於斯范型在望而京兆公復篤意教事眠前人有加焉多士尚益力於學異日者登巖廊都卿相庶幾爲時之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砥礪名節鼓舞震動有以自列於後冀無愧於鄉先哲與京兆公之意斯於所稱都人士者爲不負也已夫本主上之德與賢師帥之教皆爲史者之任故不敢不書以示後之人而又使之知事之所以始也能公名某江西南昌人張公名某淮安海州人徐公名

某蘇州吳縣人時張以遷秩行而徐公寔克終之法得備書

繁昌縣重修儒學記

繁昌學創於宋之慶曆舊在延載鄉縣治之南已遷東北天順初元徙縣治金峩鄉而學居其東成化正德間兩徙其處嘉靖丙寅府推官丘浙用少司徒徐公貢元之議復遷今址萬曆丁亥吳侯績來爲令篤意教事念河直學宮之後形勢弗固采李生一恂議浚河立廟河干爲墩墩爲二亭以障

其缺已亥春大成殿若兩廡若靈星門咸大修之神棲士藪旣闕且康譽髦來游以後爲耻仁風行而四達義方敷而遐驚寔侯倡之於是其一恂輩走金陵屬予爲記余謂三代遠已漢唐間立學而不以著令宋至仁宗始詔天下爲廟學而士不滿二百人者猶靳不得立國朝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其制眡近代爲備繁昌小邑也學屢遷改必適士心而後已師帥之於是亦旣勤矣而士之居焉者僅僅操筆爲詞章以靳中有司之程豈國

家所以造士之意哉且學之議遷起於士風之不
振而所稱不振者非科目之弗盛而古道之不興
也三代黨庠遂序之法鄉射養老尊賢勸農攷稅
選言受成獻馘靡不繇學當其時士大夫材行完
潔而事功雋偉絕非後世之可幾然其本曰明人
倫而已人倫明則良心醇固機智不生然後能外
成敗而自信其守故古薦紳先生抗志權姦乃心
王室有廢錮摧抑而其操彌厲者輒近世敦樸之
行微而險詖薄惡之習勝廉耻之道喪而妒前賊

善之意多其極也有不難棄君親而從之何者俗
流失世敗壞而孝弟之教衰也夫叔季眡三代如
夢覺之變古法蕩廢非一日矣不知古之爲教寔
出於人心法可亡而人心自若也在有志者之自
立而已繁昌故靜僻芬華所不至士生其間復多
美茂之才況得吳侯焉作新之雖昔之蔽陷者將
革其敝風而偕之大道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書
侯之績因及古今之變與所望於士者使歸而刻
石焉

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墓祠記
侍中黃公死靖難間其夫人翁與二女及家屬十人併日死金陵今去之二百年所矣乃有公鄉人施益臣者索而封且樹之醵金爲祠若干楹并貌公其中會宛陵徐公大任以大光祿來攝京兆徐公廉直好義所在著聲與余善聞之而忻然往拜焉薦蘋藻祠春秋勒爲常儀其於表章忠賢之典始備按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幼受學元翰林黃暉暉死節於元公感奮以忠義

自許洪武二十四年廷對擢進士第一授修撰歷尚寶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屬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公爲侍中與方齊日見親用文皇索齊黃時公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未幾公奉詔徵兵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是時有司果收翁及二女給配象奴翁佯以釵釧付奴市酒殺以其間攜二女自沈於水而家屬十人者隨之公旋至李陽河亦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刹磯

以死公初以侍中掌尚寶司事而尹公直去公未
遠乃已漫漶莫決又實錄載翁死於通濟門河翁
既給象奴今象房政在通濟門外當可信不疑傳
聞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而下至今賽工橋相持而
立顏面如生烏鳶類皆不敢近或爲具棺收之待
朝命久而不報天順中池人至京師柳林破棺猶
有存者土人指示曰此黃狀元妻女也乃相與薰
裡而掩之余嘗與益臣輩榘而問焉三四至其處
髣髴低回爲之凄然者久之野史翁譌爲雍又爲

龔且言淮清橋爲其死所後人弗加檢鏡輒卽青
谿姑廟以爲祠其失遠矣賽工橋乃夫人二女埋
玉處因祠焉而并以祀公固當嗟呼人生何常唯
義之歸以彼炎隆熏轅在勢處顯而一旦身死名
滅冰消火盡旣已丘墟灰燼荆榛矣卽今白楊悲
風纍纍道傍者皆是也如夫人者迄於今爲樵夫
牧豎之所稱識仁人義士之所欲歎歷久而不能
忘豈非忠孝之性得於天者無以異而興於感者
不可遏歟余生其地而又幸及知之不爲之發潛

揚燉何以示後公闔門之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
女死其父母而臧獲輩死其主光日月而振宇宙
者不待余言乃徵之實錄考之父老之口其實蹟
歷歷可證而至爲妄庸者所瞽亂此余生其地者
之責也殆不可以不辨且喜益臣矢力於下徐公
振廢於上見好仁扶義者之猶有人而於以甄陶
世風羽翼 聖化也匪細於是爲之記

若虛精舍記

若虛精舍者何甘先生之棲而近溪羅先生之所

顏也先生處父子兩貴間身都封爵之勝耳盈仁
義之談富有孰如先生若之何其虛之曰是不然
世之談虛者禘老而禰莊豈其刳心遺形離人而
立於獨哉莊子謂老聃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夫
實之與虛猶方圓黑白之不相入也乃不毀物以
爲虛必有道矣蓋水利萬物而不爭故就下而流
積於海而王百谷火因物而不有其形故傳薪而
然薪盡而火傳實固虛之寄虛則實之母也以水
趨海而海無非水者以火傳薪而薪無非火者執

所賞齊 卷二十一
虛以御實豈復真有實乎則先生雖蓬累而行不
爲阨軒冕而居不爲榮散髮箕踞不爲通方矩步
雅歌不爲凝滯其孰得而測之或者謂至人不有
其身先生乃尊其垣牖而繫之以名室贅於身名
贅於室無乃與若虛之旨相刺謬乎是又不然老
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極靜篤雖萬物芸芸皆謂
之歸根卽周身以室繫室以名皆幻也而必抉而
去之母乃爲輓斷也者而去致虛之旨彌遠矣或
又謂虛之爲道立象先超繫表乃局之於一室又

從而肩鑄之亦甚小用虛哉是又不然至人等芥
子於須彌亦納須彌於芥子患未虛而眉睫如丘
山肝膽相楚越耳審虛也此一室之內雖幕席天
地可也古稱若虛者唯顏子而其功得之坐忘先
生早從文莊公有所聞中通而外夷與物無競故
其稱名以類也余獲交先生冢子督學君而次子
丙復從余遊爲言先生嘗策筇履芒歷九疑周回
紫虛觀及魏夫人壇久之始歸余聞南嶽多異人
乘氣御風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從先生殆

必有所會焉而余何足以知之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一

記

日照縣重脩廟學記

莒自春秋時多遊孔門稱達者至漢而傳經之儒先後迭起益彬彬云金元始分日照鎮爲縣縣爲海隅僻壤洪武初天下甫定卽置學聚士文太平之功而頒經籍以造之久之繕治不常日就墮壞庠逼破露籩豆圖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爲令者率急簿書期會恬不加意而學者因益惰

竊弦誦不聞文治愈以索莫事窮必變有才令李
侯至下車首謁先師愀然興歎謂明倫堂與廟並
非制又啓聖祠櫺星門戟門皆卑隘弗稱於是首
割俸以倡士民鳩工飭材徹而新之鼎建先師廟
廟後爲明倫堂五楹改學門於櫺星門之左建奎
樓於學門之左啓聖祠改於廟東而名宦鄉賢兩
祠各以序爲齋廬庖湏靡不畢具凡賜書禮器室
而藏之於是乎在自學門至師儒齋舍爲屋總若
千楹自計材至迄工爲日總若干而落成焉士之

來學者肅焉而莊衍焉而和昔之圯壞者日以美
而索莫者日以盛其必自此始學博士扈汝時孟
時芳以士之德侯也深而屬弟子員安重李蕃求
余言以永之余觀齊之諸賢公冶長高柴公皙哀
梁鱣陳亢之流依聖人之末光以脩身而繕性雖
少遜於顏曾眡後儒之未闕於宮墻而髣髴其型
範者固已異矣漢世田何邴丹梁丘賀之易徐良
之禮殷崇之尚書轅固伏恭之詩胡毋生王中之
春秋儒林稱思之至今皆瑯邪產也以彼斧藻其

身心而揚榘於經典華實不同皆爲聖人之一體
迨於今其風寥寥矣 天子雅意作人而海曲又
聖賢所生游衍傳習之處以古若彼以今若此者
則士之不自力也矣業新斯學舉古道以風之諸
士求之鄉邦之所傳轍跡之所及挹流風而攷其
事禮教興行風俗醇美必有裒然爲百城表者異
日余還故鄉見詩書弦歌之盈耳婚喪賓祭之中
度入其里門而父子相孝慈於家行其塗而少壯
代長老以負戴然後樂學之成而繼魯頌以詠歌

之
侯於不忘不亦盛哉於其始事姑刻辭於石以俟

崇報祠記

余師忠銘王先生自讀中秘致位秩宗尊顯矣

主上下壘書嘉其德若勞而又推恩其大父梅山
公父龍泉公咸贈如其秩一時學士大夫榮之瓊
故在海表先是督學使者難其險久不一至諸生
擔簦就試涉鯨波飽魚腹者蓋時有焉又歲課曠
廢士不以時進先生筮仕卽請於朝以備兵使者

代之如滇蜀例士無不藉藉頌先生德者而癸巳
先生自南都歸也以鼎貴封兩贈公阡高視南陽
矣已而歎曰吾幸通籍於朝而多士顧未有樂羣
地也已而覩黎寇充斥閭里爲墟則又歎曰吾何
以脫斯人於塗炭也乃出橐裝創書院爲堂爲室
若干楹而又捐田二十戶歲取其租之贏給來學
者且討鄉約保甲之法率鄉人脩之當是時勇義
奮興寇不爲害備兵使者至取其法爲他邑程蓋
青衿鼓舞班白謳吟自此益無已時矣戊戌春先

生被命再入都鄉人共謀建生祠祀先生踰月
而得金錢若干緡爲祠書院之北名之曰崇報不
二時而成先生聞之意弗許也欲更爲書院藏書
之所與衆共之鄉人堅以請先生徐而曰曩吾之
爲書院也嘗虛後一龕冀以祠吾先人而未及舉
也願移此以竟吾志其可乎多士忻然爲祀兩贈
公而并生祠先生於右於是諸生推某某走金陵
屬余爲記余謂先生之爲德於鄉者甚具而爲德
於朝者未竟也鄉人業相率而俎豆之不獨於其

身而且上及其先世非深有以感之而然歟嘗觀
河之在天下也雲蔚霧畜小而鱗介多而億兆其
資灌溉者閔矣而後委輸於海然遡積石龍門以
上自天漢下崑崙濫觴而已是河誠大不能自爲
大也兩贈公以深中篤厚并祀鄉賢人無異辭假
令乘時獲騁高步巖廊之上馳驅萬里之塗其功
業可勝道哉乃位不滿德名不暢實博取而寡洩
勤脩而薄售所爲橐而遺之子孫者厚矣以彼于
之門焉而高王之堂焉而槐兩贈公之自信眡此

奚異然則先生之爲德孰非兩贈公之德也蓋其
積也累銖寸而不爲怠其發也履盛美而不自有
古稱鄉先生可祭於社者舍王氏奚屬矣余故不
辭而記之以發明鄉人之意異日先生柄大政勳
名在社稷福澤徧生民尸而祝之當不止一畧壘
間者方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也而姑以此爲先
鞭云

督學使者懷雲陳公生祠記

懷雲陳公持御史符督南畿學者六載頃擢太僕

少卿以行諸弟子員戀戀不能釋合十四郡之士
擬醵錢爲祠以生祀公於金陵久之未具而南都
弟子員奮曰南都首善地於諸郡爲重公出入弭
節在焉於諸郡爲久是當特祠公柰何夷而與諸
郡同也於是躬埏瓦畚土負木曳石各致其勞以
爲噍而南都之祠先成教授張君履正以余爲都
人熟公之行事也而率諸生請爲記余嘗歎世俗
巧僞率以祠與碑爲佞無論其人與政爲何如而
受者亦不自揆其人與政爲何如蓋在他處比比

大氏守若令與民相煦沫者而已未聞以施於造
士者也亦在位之日冀進熟以爲利而已未聞有
去而祠之者也若京兆之祀公則異是蓋吾鄉之
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街談巷議彈射臧否不啻
如張衡之所賦而不敢以憎愛恣其譽毀強力嗜
學恥爲干謁而或間有之必姍笑而譏切之不置
伉直守高卽師保之語不能面從而有所當於心輒
錄其言行傳爲口實其最者至俎豆之累百年而
不忘觀黌宮所祀自孫公鼎而下先後九人而適

及於公蓋其甚盛而他郡所未有也公於都人不
能優於他支郡而優都人士也亦不能盡予而無
奪乃其所感如此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夫水之
鑑物也而媮者不怒平也衡之權輕重也而抑者
不怨無心也水與衡不知其平無心也而語平無
心無不歸水與衡者今之祠公也抑又何疑祠在
學文德橋之側據秦淮清溪之勝鐘山欲來遊舫
四集蓋山川風物之美會焉公去而顯矣余尚能
以幅巾杖屨從二三子低徊瞻顧而味其平生於
公之精神風采其猶可以想見也夫

大中丞馬公墓祠記

安丘大中丞定宇馬公歿葬於邑瀧水之阡大宗
伯于公志而銘之二子應龍從龍業祀公於寢矣
而鄉父老德公亡已謀卽墓左偏爲祠特祀公二
子謝不敢當曰先大夫以諸父老故不難力爲德
於鄉不肖乃以先大夫故勤諸父老不可請竭不
腆之裝從事焉而以成諸父老之志旣落成二子
率其羣從弟子薦獻如儀而里之橐拏榼醑拜於

堂下者無虛日於是不遠千里屬余爲記古者墓無祠祠之始於漢而寒食上冢則敕定於開元議者猶或非之然古之君子愛其人於其所讀之書與所御之柩捲閱焉弗忍忘而況其體魄之藏乎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之尸而孔子亦有望墓爲壇之說未嘗謂其非古禮而盡廢之也公起家故邑窶諸生耳至爲令而守而藩則爲循良爲御史爲臬爲都御史則爲名執法其事行卓卓中法程者不可縷數余獨以公之爲德於荆也難

其歸而爲德於鄉則又難荆之權相頤指諸大吏而亦具識別於儔伍間顧仕者匪激則諛莫知所與立公無屈節無骫法先後至十有一年乃能內亡所干權相之怒而外不至減通人之譽故曰難也士大夫進退無據者勿論其黠者或矯強於當官以鬻名而饗餐於鄉閭以牟利公里居二十載於郡國守相語不及私間爲父老畫便計至更僕不厭歲積粟數百斛稍侵輒推以予人至今父老語邑之條教善者曰此公所益損也閭井之氓獲

世其業曰此公之所卵翼也鄉大夫士之賢者曰
公教之也故公病瘁羣望禱者千餘人沒而涕
洟相告不爲祠不止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余
觀漢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
得古命鄉論士之意是時主父偃學縱橫鄉人排
擯不容李陵頽其家聲則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蓋
仕宦之遽廬可飾而桑梓之月旦不可假卽公行
之在鄉評者而其大可知已然則鄉先生可祭於
社惟公足以當之自是啓血膂而秉鬱鬱以駿奔
楹坵之間將俾鄉人益知所風尚砥厲浣濯而比
於諒於此祠不爲無助余從枌榆後輒本諸父老
之意爲之記使刻之至公所施於國與天下者則
有諸巨公之言在

督理揚州權政戶部尚書郎游公去思碑記
今民若商困矣而在維楊爲甚以彼山行川涉之
所震驚風霜瘴霧之所侵冒蛟鼉虺蜴衝波急湫
之所抵觸出萬有一安乃得什一之息奉 國家
之權而以其贏爲俛仰資也頃復以中人四出索

之譬之澤竭而漁不已民往往嘖呻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歲萬曆癸卯春部使者當代大司農念無如游公賢則牒以往公讓材不任者久之余以謂此大司農之所以急公也夫鼓瑟者紆其大弦和其小弦而瑟乃可鼓若大小弦皆急非戾則絕世所稱材者常錮百貨之饒細若鍼芒一無所漏失云爾以維楊之商羅沓至之稅大弦之急如小弦矣大者戾小者絕矣非公其孰與紆之余知公甚深大都寬博深厚不好爲排決刻峭而才之所負

守之所抵蓋百口不能眩萬夫不能移焉公少名家子嫻文學負孝友聲藉藉筮仕罔寺上林於俗所謂例者峻卻之不以秋豪之端自緇也迨蒞維楊壹意以寬商惠民爲計力言於撫巡盡改中人苛稅歸之有司已而寬減其科條爬梳其敝垢苟可便人蓋不汲汲於取盈然者卽額之當權者時時縱舍之念水潦祁寒之苦商舶之不征者而月放免糧艘至八百餘緡他可知已然公日視事最勤且覈而下無所遯往者鈔戶若史書侵用金錢

無算徵解不以時公多方程督尅期以完而且鑄
碑以爲戒雖豪有力者撼之不爲動自此帑無匿
財姦無骫法固非中材顧望弛而不張者所能辦
也繇斯以譚紆與縱異先教化後誅罰是之謂紆
好姑息隳紀綱是之謂縱鼓瑟而縱弦則無聲矣
爲政而縱民則無政矣公能辨於此蓋其施在一
隅其仁足以示四方其事雖行於一時而其法足
以傳後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
揚人之思將使有志於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

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爲澤彌遠矣公名於廣閩
之南平人以任子起家居恒脩身繕性動以聖賢
爲矩矱此不著著其權政可師者俾後人得以觀
焉

尚義坊記

昔周之於民流恩廣施振贍困乏何其備也係息
荒政粲然畢舉辨九穀待凶歲而鄉里門閭野鄙
縣都莫不有委積焉猶懼其未也比相保間相受
州相調著爲挈令而至於大荒則移民通財不敢

後當其時人之生道甚多天災地沴有欲歿之而不能者何其幸也國朝積穀備荒責之有司富人畜積多者時勸之捐貲而以義應者下令嘉獎最者遣行人敕勞其家而加棹楔焉蓋繇王政漸廢耕之所入各爲私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奉令而拯急不能盡得之民雖上之鼓舞勸相未始不勤而事固已異矣往歲大祲主上憂勞萬民至出內帑以倡之海內應者指不幾詘其在石陽則婁君世潔其一也君嗜義好施出於流輩前是書

舍學宮河梁道路靡不以金錢助而歲侵散穀輒至百千石頃復奉例輸千有二百中丞陸公夏公先後疏其名以聞天子嘉歎畀之冠服仍令有司樹棹楔於門而顏之曰尚義夫君閭里編氓耳一動而使姓名徹乎黼宸義聲流於海內夕出粟於廩而旦取名於朝如持左券兩易而各得古所稱市義之效非邪而君之爲此則難已何者法在比閭雖甚纖嗇者不得以自吝而政之久廢非與物爲體者不能以相公故墮財役貧於人之疾苦

往往瞽然莫之卹也君無所責於上而能割已之
有推羸振匱不啻家人父子然者豈不爲尤賢也
哉諛儒法士蓋發憤思古而不得君之所爲乃如
此以是知人之見義不爲可愧也君兩子以文行
名太學間意天之昌婁氏也將於是審爾君之
市爲益遠矣兩生欲余紀其盛而勉以鄒君爾瞻
之書竊謂明 上德意而風厲於四方史職也故
不辭而爲之記

涇縣幕山浮圖記

天下郡邑與山川陵谷相綺錯雖山川陵谷非爲
郡邑設然氣之聚散而四境之和沴從之則郡邑
之乞靈于山川陵谷者豈少也哉卽一水也形家
者流有五戶閉藏之說謂氣有渙而欲去者必假
物以留之若樓觀亭垣增卑室罅皆留之之具而
浮圖其大者也幕山峙涇之北兩水夾流勢陵夷
蜿蜒無聳拔特起之勢水之去也幾一泄而不收
士相顧言曰此非所以利我舊郡守蕭君良譽令
何君大化謀建浮圖以填之畫基缺趾有成議矣

戶賞齋 卷二十一
已稍稍遷去浮梁陳侯大綬以乙未進士來今茲
邑侯爲政慎法近情與民爲便而於教事尤謹嘗
葺學宮之圯羣青衿而督教之學者鼓篋之風煥
然一變矣而間以浮圖爲請侯次且未有以應也
屬邑稍侵民有歲憂侯曰茲役也其可藉以食民
因割俸百金首倡其事涇人起而助之不戒而集
乃擇民之良俾勸分庀役而侯若不與知者雖餽
勞時至以相其喜侯顧坐縣廨治文書談稅課士
如他日居頃之執事者以畢來告自始作至落成

以日計一百四十以金計四千有奇官不知費民
不知勞而浮圖適成觚八面而九梯之高十有七
丈璀璨崑峩矗立雲表山不築而崇水不引而廻
而涇之風氣固矣夫浮圖之爲具凡以留之也儻
具而苟焉則猶無留涇之多士雅以文行相高而
侯且萬方成之譬舟之順流也而揚之帆帆巨且
完其行必駛卽謂斯舉之有相於涇奚不可者嘗
觀父母之於子調利拊摩業無不力而至其療疾
也雖難信如史巫且畢致而姑聽之何者誠愛之

也侯之設心則何以異此頃侯去爲南工部主事士民德之不忘而推張生一卿者謁予爲記予謂情有必至不可得而拂事有必舉不可得而廢侯之爲役寔兼斯義宜刻金石以著盛美令是邦之人百世其有述也

重修旌德令眉源蘇公生祠記

嘗觀漢循吏有廩廩德讓之遺風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在所吏民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元始中天子下詔書祀有益於民者以風動當世

又不止私祭野祀行於民間而已及考其行事深峭蹕厲非不爲喜事功者所道大率以材指相高而民之不見君子之澤抑已久矣若夫惻怛根於心平易達乎政怛然入民之深有易世而不可解者斯非深於學者不能也故孔氏之徒仲弓子賤者流其治行絕無可表見以自遺於後而流風餘韻歷千數百年而不衰至今學者束執斂席謳吟而俎豆之何其盛也眉源蘇公以名進士令旌德先後僅六載其臨政也他郡縣方以功名相矜激

公一切斥去之獨以廉靖豈弟之德與吏民相拊
循而灌注融融與與不爲可喜可愕以震炫人之
耳目而人之沐公之澤也如行霧露中有潛爲霑
潤而不自覺者久之士興於庠序農狎於田野獄
訟清而姦宄息當是時欲取公行事一二指次之
始有不能言與言之而不能盡矣然未嘗不羣然
而稱曰子產衆人之母也公之大指始於孔庭之
微傳妙義相懸合豈直與漢之循吏絜長而埒美
也哉公甫去邑業爲祠生祀公久之政弗繼民乃

大失望而思公逾甚相與號泣於祠而邈然有不
可復覩之歎於是大醵金錢繕治之豐棟飛甍崇
廣麗密而公像巍然於其中曰此非獨永吾民之
思其亦以爲勸也噫斯所謂入民之深歷久遠而
俎豆之不衰者乎公去旌閱數載猶爲京兆別駕
其信道彌篤而造理彌深視世之榮名如浮漚噩
夢無足入其胸次而民乃益追思之而不置余以
此知直道猶存於斯民而可爲當事之君子媿也
雖然古之戢景藏采恬處下列而感會風雲澤彌

寰宇者多矣公雖不急於人知安知無識者終致
公於朝而以其福斯邑者爲天下地邪邑人以工
竣推其秀民諸生劉光煥輩謁余言爲記乃書此
以慰旌之人而且爲當世有人材之責者告焉

冶麓園記

冶麓園者吳太學肅卿之別墅也肅卿自新安徙
金陵評事街迫市囂欲稍稍去之而不能遠其家
乃置此爲遊息計園北向在冶城東數百步顏其
門曰冶麓書舍入門爲脩逕兩傍薔薇樊之稍轉

而西廣除豁然堂三楹南向最爲闕敞高槐數株
駸駸欲干雲與堂蔽虧友人歐陽惟禮篆書綠雨
堂三大字顏之階前栝子松二株又前爲月臺疊
石爲山東西兩臺牡丹蘭草之屬寓焉堂背臨大
池兩室翼然貯古書名畫肅卿含毫而注老子處
也初移居時池有雙蓮竝蒂之異因以嘉蓮名循
池東岸行小亭可憩又北行垂楊樹六七婆娑水
濱殊助幽意陂盡折而南向一軒踞焉把杯臨流
徘徊月上則迢然別一境界矣澄碧如鏡空中靚

潔倒影插波下上異態時冷城笙簫歌嘯自天而
降與水聲林木相應答肅卿取蔡君謨萬安橋碑
月波二字爲扁紀其實也軒後地漸高去冷城漸
近脩竹數千森然玉立中一小臺傍爲朱闌闌之
當三伏鸞稍逗風畏日不下又足令人忘暑矣已
循池西岸還雜花異草芬殫目鼻水事窮老梅前
出玉蝶綠萼相間錯歷書屋數楹而復與堂會大
都衡不盈數畝縱倍之屋不數十楹陂水倍之方
之他園巨麗稍不逮而可以栖客可以攤書可以

涼暑風泛夕月雖于焉昕夕可已古人有言苟適
吾意其用則多若環溪之水石平泉之花木非不
奇且博也以彼厭薄其贏餘而馳騫所不足方營
營之不暇而惡能有之茲園足數舉而息目一覽
而竟而居者常沖然不知其廣耶狹耶樸與麗耶
蓋肅卿嘗味於猶龍之言必有不俟境而勝者而
余不能知也漫爲記

成功莊記

余結髮置身師友間以爲竝生同營當無分於奢

涼合離云者讀翟公之署門嘗擱然非之曰何待
人之薄也迨夫閱世深而游道日廣豈必歿生貴
賤如東西之不可及卽一曙而陰陽向背倏忽千
變甚者夸湯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寢多於世其扶
義倜儻稱賢豪長者寥落乎晨星之麗天也矧有
進於此者哉頃負疴屏居而余友蘄之閔君元甫
寓書曰敝邑朱生康侯者名家子也能詩歌古文
詞擅名一時雖浮湛閭里而急乎脫人於厄雖承
藉溫厚而樂乎輕財於施友人姜夔以註誤被逮

生歲時往卹其家卒之寃狀賴生以白尋欲杖尺
箠走燕雲圖復十年之躋乃家日窮空懷反顧憂
生不難割已成功山莊若干畝遺之夔一身逮而
白白而能脫然爲千里遊生之力也居恒讓兄振
族廓達好施載於鄉評不一而足夫激揚義氣軌
訓囂俗維子之素其一言記之余以謂管仲鮑叔
分財無迕自昔豔焉非以言翹明其與也彼其於
名忽也三人者之在齊猶鼎足也可以生可以歿
可以用可委曲以致之用而不必自有其用雅志

所賞齋 卷二十一 十九
疇其平生顯業定於誼友雖其霸臣要爲近古晚
近世伏波衣羊裘而捐穀數萬斛共之知舊子敬
損困米與公瑾相親結而僑札之分定焉施於楹
堦俎豆之間而折衝厭難所懷者遠區區之推解
不在言已生以長材際熙世而能紵衣投分割宅
隆好蓋儻然任心而賢與度會故閉門而隱則嘯
傲林泉之下結駟而出則跬步巖廊之上行義求
志奚之而不可若曰是莊也披莽蒼而鋤橫清泠
而漁植杖耦畊吾以明素交愧末流云爾陳義雖

高非聖人之道康侯之意始不出此夫生之輕雖
刃卹患難巋然爲薄俗標人之所知也許與氣類
振貧推賢必偕之大道人之所未知也余記斯莊
而輒反之且令觀者執一節而可槩其餘焉

幕府寺脩造記

都城西北十餘里有幕府山晉元帝自廣陵渡江
丞相王公茂弘建幕府於此山因以名西有宋明
帝陵及茂弘溫太真墓石徑上出青巖翠蔓蒙絡
歲隄與風推移名夾蘿峯亦名翠蘿峯又上洞門

窈然可望可居長江迴合極目千里與鐘陵繖山相縈帶登覽奇處也寺在山椒稍東圖經云梁天監中武帝與寶公來遊見林巒殊勝始建爲寺名同行一名聖遊後改秀巖院嘉祐中又改寶林寺法堂琪樹鬱然梅摯詩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指此也余外王父徐公坐去寺一二里許嘗攜兒輩歲一至焉崇化嘉善二刹臚列而茲寺垂阨傾椅未支自成化甲午以來不葺者百三十載矣萬曆庚子僧如方如覺抽

衣鉢之餘積合檀施之淨貲凡幾百緡撤而新之爲大殿者二如其法作佛菩薩於中與十六尊者相好皆備堂皇高廣焚燎有嚴光輝燁然風物具美時一升其間玄湖之水木鍾阜之雲物雜沓而入相爲澄曠與二三子顧而樂之二僧請爲記余攷六朝史王氏自茂弘而下子孫有傳者至七十餘人功名家世之盛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去之甫千載尋其墓於荒榛野草間皆無知者以彼祖詒孫蕪業著名尊可謂六代之宗工一

方之華胄已而猶然泯泯如此況夫么麼宵人弄其區區之智力排善良攫貴富譬之衝飈之一螢而欲其久存豈可得哉若茲寺盛而衰衰而復盛雖婁起婁仆而卒還其舊觀以此知道在世外良非虛語而夢幻之榮名不足言也二僧器宇樸雅可愛其爲人精敏而謹嚴鄉人信之成此當無難者而此地有茂弘太真之遺跡與陳霸先周文育之戰功旣令人感慨歎息而寶公嘗遊於斯尤足以發來者景行之心故強爲記之諸捐貲者載於

碑陰不書

栖霞寺五百阿羅漢記

居士吳彬者少產晉安長游建業真文下燭懸少微之一星俊氣孤騫發大雲之五色旣嫺詞翰兼綜繪素團扇持而爲特屏風點而成蠅高步一時無慙三絕萬曆辛丑時維仲夏與禪師然定忘言契道寓目棲霞覩仁祠大脩像設未備乃發弘願手繪阿羅漢施於精藍以五百軀盡千萬變蓋起一念於熏脩之上若撫四海於俛仰之間可謂福

地之巨觀名都之勝跡者矣夫諸漏盡空具多神
變解生歿繼斷後有身者阿羅漢之真宗也乘般
若劍豎那延幢摧伏魔軍不戰而勝者阿羅漢之
威力也虛谷含靈洪鐘待扣靡供不應有感必通
者阿羅漢之福田也若此者咸承佛勅弘法利生
或隱真儀而同凡流或專一壑而徧四極倘非緣
會鮮能遇之居士釋耜苑之斧斤建心王之旗鼓
吮筆和墨範素鎔金移衆善於筆端貌羣形之雲
變珠衣蔽於初地寶樹擁於香城迦陵欲飛曼陀

未落經行宴坐知往來之盡泯語笑靜默總熾然
而說法足使味真實者卽嚴淨以觀空存相好者
感丰神而遷善有求者植因以覬福罹苦者證業
以弭災滌貪著之心胸開聾盲之耳目所謂生成
之外別有陶冶言語之表曲爲調柔此無聲之導
師亦何薄於畫史而或者猶謂空寂兩忘方歸真
諦法塵具在未入慧門豈知究竟達於無生因地
從於有相畫且非實捨亦自如自非平等之觀一
洗乎色空自在之心大通於權實者其孰能與於

此乎先是黃門祝公世祿沉研二諦振耀三明以
一遍一切之心護世出世間之法用能積累衆力
助成勝因焚香讚歎散花瞻仰謂余嘗參支許之
遊粗諳竺乾之語俾書貞石藏之名山乃爲偈曰
相因妄有妄盡相滅如風火輪流轉不息佛導羣
生種種相在曰色卽空等無有礙知相非相不離
不卽孰曰神明粉繪不及我作佛事聊以丹青悠
悠法界畢意經營傍熏獲寤自性當成

雲鶴觀碑記

萬曆庚寅歲夏初雲鶴子尸解于襄陽其事在鄒
太史傳中甚具先時有姑蘇曇陽子道價鬱然重
於一時至今復有雲鶴子與之方駕而出何其奇
也襄陽人士遠邇聚觀誦說膜拜者無虛日隨卜
大成山之陽甃石室藏其龕旣八載矣郡人復爲
觀以祀之而屬余爲記余觀古仙傳代不乏人墉
城集仙錄載女子上升者至百有九人孫思邈千
金方論謂列仙多負篤疾或干重典或挾才而萬
不一騁其計畫無復之也乃一決而能就此夫以

大丈夫之膽智山海可摧天地可動風雨可以呼
吸日星可以轉移何求不得而神仙之事率從困
窮無聊中得之則識海之風波情緣之微纏豈易
解免哉而雲鶴子者以孱弱之年間關萬里尋師
于蒼山洱海出萬死一生而不辭此奇男子所不
能而一處女饒爲之何歟豈丈夫子用志多分而
閨房之秀獨以顓壹勝歟抑靈襟顓氣得之夙稟
者異也雲鶴子曰不知書今所傳偈頌肆口成文
深入理窟卽與士大夫不相應接而間有問答言

簡理當質之古丹經與典靡有不合以彼遺肢體
冥耳目息歸于踵神凝于穴其究也立亡坐脫靡
不自由且宅情必有無一貫方將入無窮之門游
化初之原直與百九人者把袖拍肩非偶然而已
觀在大成之麓脩廣如度小大畢集一心百身蜂
還螳往瓦甃無脛而自奔巧墁不期而就緒層梁
中豁飛甍四翥清風颯而徐來靈鶴棲而不去令
望之而道念興卽之而塵機息其于華胥之理不
爲無助夫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者非文不能輒命

筆研志於巖谷後之同好尚有攷於斯文



